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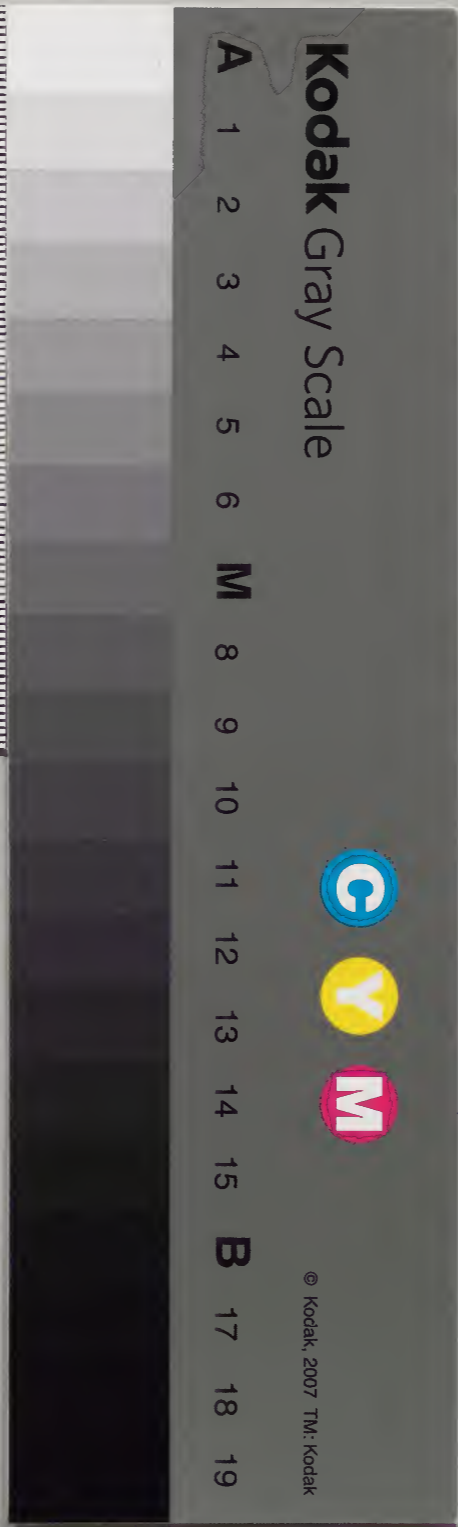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一之五

			三三九	漢書門
一〇	一〇	九〇	三五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內
特四十一	三三九〇	漢書	漢書	內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90
冊數	10	(2)
函號	別	41 2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庫



嘉興魯

嘗

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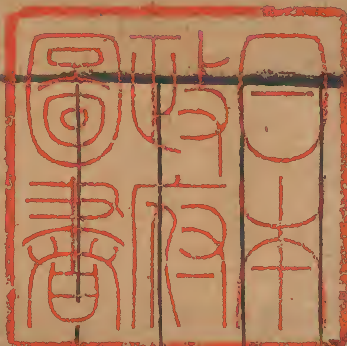
夢弼

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山名禹貢在河東之西界草



對峙若天關焉魯嘗謂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釋氏要覽引釋名寺嗣也謂治事相嗣續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孝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土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屆洛陽初於鴻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置寺以白馬為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為道場

已從招提遊

高僧傳天竺國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

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打為招又自去闕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僧是也又僧史後魏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至唐復為寺夢弼謂以此考之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首

一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日陽山北曰陰以其皆陽故也

為重陰涵寒之地風聲為天籟水聲為地籟笙竽為人籟靈籟即風也靈者善也如兩日靈雨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謝莊月賦聲林虛籟淪他滅波

月林散清影萬物之影無如月影最清謂之金波取其清也

古人云人間何處無風月到僧房分外清此言奉先寺之風聲月影皆佳致也

天關象緯逼龍門也王荆公改天關作天關蔡興宗考異作天關以余觀之皆非是乃曉說也按易記關塞山在河南縣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晉趙鞅納王使汝寬塞杜預注洛西南關口也俗名龍門今河南府東一百八十里

宿山對峙如門然故名龍門龍門者乃天關門也天有九關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甫宿於招提最高之處則身近天關勢逼於象緯矣

雲臥衣裳冷山高則多雲霧夜宿此寺如臥於詩侵雲似天關

欲覺聞晨鐘切寤也

令人發深省并切

悟也釋氏有聲聞緣覺耳有所聞而悟未若此解之為上也其悟道則一如香岩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巫吹角警地大省此得乎聲聞而有所覺者也甫言睡覺忽聞晨鐘令人深有所悟其亦香岩道吾之傳得於聲聞緣覺者乎

贈李白李白將為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東都洛陽也所歷厭機巧東都自經安祿山史思

故機巧趨利風俗薄惡甫二年客居于此視茲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昔日之不然也詩魏葛屨其民機巧趨利

野人對野人甫自稱也謂兵戈之後東都

蔬食常不飽謂物之

豈無青精飯謂物之

趙子櫟曰此意似雖日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可見矣

飯東海小童方也又云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飯法方授王褒評音

迅注云飯之言餐也謂以酒蜜藥草葷餐侵而暴之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又云以南燭草木煮汁積米為之彭祖云

大宛有青精先生清靈真人注曰南燭冬不凋春色味珍好亦為青精也又登真隱訣圓散十法中五月十一日精石飯注云上仙靈方

服之令人童顏又登真隱訣神仙王君青飯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劑五斗得稻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米是也青

米理虛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燭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即餅之令飯作紺青色服二合填胃補髓殺三虫神仙食之南燭草木樹木

而葉似草一名侯葉一名草木之王神仙傳李抱祖有岷山山人授青精飯方又伯高常服青飯飯隱處方臺真誥霍山有道士鄧伯

元授青精飯法能算中夜書又云故服飯否春草生此物易尋謝任伯云世俗無飯字郭忠恕佩觿云師申州水名飯為飯名陸龜蒙用青精飯對白粥表皮曰詩亦有半月始齋青飯飯後時空曰檀香之句飯內外諸書並無此字今讀作李林新編云住此

梁安成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使郭之形骸抱搗或掇
惟曰不足或或霞燿又席樂在其中按青菜為羹謂之菁羹字考菁蔓
善也書所謂菁菁禮所謂菁茹則此物也南書蓋用道書中陶隱居
登真訣有乾石菁精飢飯飢音迅謂餐也其法即南燭草木侵米蒸
飯暴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南所謂菁精飯也神
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飲
飯名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
枝葉蓋一物也以菁羹為菁精則誤甚矣夢弼謂菁精乃神仙之所
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亦若天黃地黃
人黃也本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為天黃沉于地者為地黃生于中者
為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

使我顏色好
莊子大宗師篇許由曰
好

苦之大藥資
十園曰大一作買葛仙翁語弟子張恭云吾不
證曰夫大藥者須鍊沙中汞能取鉉重金黃金為根帶水火鍊功深又
云鈔為還丹之祖作大藥之基張道陵得黃帝九鼎法用藥皆糜費
錢帛家素貧乃不就陶隱居以神丹可成

山林迹如掃
藥有大
亦有小大有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為藥之上者故云大藥
甫既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亦可駐顏
色奈何山林之跡如掃謂兵火之後

李侯金閨彥
李侯指白也
絕無人煙蓋嘆東都之不可居也

脫身事幽討
翰林故云金閨彥也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

齒討謂窮討幽趣也唐書白傳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
帶放還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是
也

亦有梁宋遊
有一作在梁古大梁今東京汴州也宋古杞國
梁宋也後在梁亦與南同遊按集有遺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
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氣剛登吹臺懷奉視平蕪又昔遊詩
曰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白集有梁園醉歌曰我浮黃河去京
關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厭遠涉訪古欲及大梁平臺間唐書
白傳白與高適同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是也

方期拾瑤草
梁地有香爐峰神仙
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白攢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
趣故為梁宋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為人放蕩不樂仕官有意
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為尸解也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
焉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葉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
江淹登香爐峯詩瑤草
正翕絕注瑤草玉芝也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代宗夫如何
因如字語辭也按諸本皆作夫獨師古本作天謂
升中告民山于此是
山為五嶽之長也

齊魯青未了
泰山東跨齊魯二國之
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

未窮故云也造化鍾神秀造化謂天地也鍾聚也言天地之神

青未了也陰陽割昏曉陰陽謂日月也割者分也言泰山之湯

之神秀也曾生曾雲湯他浪切滌也曾通作層積也言山之高雲勢積疊

而生于山人登山故雲氣湯其曾公羊傳觸石而出雷寸而合不崇朝

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洎水蕩其曾公亦借用之

必决裂裂公亦借用之也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登臨山之絕頂俯視

知尊乎泰岳衆流知宗乎倉海當安史之亂借稱尊號天子豪靡其

朝宗之義為如何南望岳之作未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

細者又何足以抗巖巖之大者哉孟子尺心上篇孔子登

泰山而小天下揚子季行篇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

此一登兖州城樓東郡趨庭日兖州漢之東郡也公父開嘗為兖州司馬公時省

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客居兖州有分好玠子

乃建封也論語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海岱青徐與兖相接書禹貢海孤嶂秦碑在東行郡縣上鄒嶂

山與諸生刻石荒城魯殿餘上文昔登光殿賦序恭王餘之所

頌德李斯作文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躊躇自由切躊躇

兖隳懷而靈光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也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東嶽泰山也公羊傳不崇朝

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雷翻幕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夫驟雨落河魚

作座對賢人酒魏志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

白之太祖太祖怒甚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門聽長者車

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謹偶醉言耳相邀愧泥濘乃

聽他經切聆也長者車指許主簿也前漢陳平定切騎馬到塔除

傳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

纂要天地曰二儀

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城遠連

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訶噉噉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把龜龜力

以為橋梁也及家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龜龜以為橋梁又王子年拾遺記舜命禹疏川莫岳濟巨海則龜龜以為橋梁

空瞻烏鵲毛

淮南鴻烈傳烏鵲填河

燕南吹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

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關深水府

徐關今齊州為水所浸尺成水府也

碣石小秋毫

碣石乃冀州海畔之山為水所沒其細如秋毫也

白屋留孤樹

白屋

青天矢萬艘

天或作雲艘蘇曹切艘船之總名言江天泛漲船行之也

吾衰同

泛梗

梗古杏切木名

利涉想蟠桃

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素山故因水漲可以利涉望之也

猶能擊巨鼇

海有山名度素有天桃

賴倚天涯釣

賴倚一作倚却

猶能擊巨鼇

岳盤三千里名曰蟠桃

猶能擊巨鼇

擊尺列切挽也南以擊擊龍比戰司之入手必能治水河邑之所恃賴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中有六壑其中有一山名曰大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毒之訃之於帝帝命禹疆使巨鼇率首而戴之洪為六番六萬歲五山始

二下失

詩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手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鉤而連六鼇

劉九法曹鄭瑕立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謝靈運詩江月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

鞍馬去相尋

一作鞍馬到荒林

能吏逢聯壁

晉潘岳字安仁少號奇童夏侯湛字孝若

華筵直一金

晚來橫吹好

虛也古今

泓下亦龍吟

一作樽酒自如此人生復

雙笛從低起

入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已上人茅齋

或曰僧名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

秋興賦方偃息不

可以賦新詩

僻茶瓜留客澤

江或作紅白羽謂菊也南史張翥菊冠知名道士六脩靜

天棘蔓青絲

天一作

以白鷺羽壁尾扇遺之工音輔云釋書楊伽經贊曰善禪師拔蓮為羽名曰羽翅

夜夢或作弄皆非也天棘即大門冬也傳物志狗杜子言天門冬一名顯棘蓋顯天声相近也葉又酷似青絲而僧居多種之本草圖經天門冬春生藤蔓天如銀股高丈餘葉如柳香極尖細而疎骨有逆刺亦有滑而無刺者其葉如絲形而細散皆為天門冬以此考之則天棘滅天門冬也明矣或謂梵語以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用蓋言我空忝為許詢之流會稽王齋頭支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一維摩詰經支遁一藝四座竟不厭心供一難眾入莫不拜拜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甫美白善五言詩有如陰鏗也陳善所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

能誦千言乃名傳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余亦東蒙客東蒙山名甫時寓充時也憐君如

弟兄醉眠秋共被此暗用事也後德妻腹與弟仲仙季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晉祖劉琅情好細細共被

下寒攜手月同行月或作日詩衛國風携手同行更想幽奇處還尋北郭

生此郭生指范十隱居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俗氣也落景聞

寒杵落景謂斜陽也屯雲對古城廣雅屯聚也向來吟橘

頌楚詞出原九章橘頌曰皇用植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国兮深固難徙固其志兮綠葉素榮紛可喜兮幽寂列棘實果博兮青黃雜掇文章爛兮精色肉白類可任兮紛緇官修姱而不媿兮芳華爾志有以思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謹終不失過兮秉德无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傲萬物不能撓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誰欲討尊羹尊昔純水菜也甫用味橘頌之作也張翰在齊王囹圄時執權輸畏禍及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美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神農本草草部專生水中葉以是春嘉細長肥滑三月至八月為絲專九月至十一月為猪專不願論籍笏悠悠

滄海濱南無籍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宛於愛切漢武紀太初四年斬大死土首獲汗血馬來鋒稜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批匹迷切擗也後魏書具銀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曾國真堪託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空闊謂遠也

死生魏劉備騎的盧是墜襄陽城西檀溪水中窟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死矣向弩力的盧乃一踊二丈遂得過又晉劉琨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之為莫容... 策馬馳五... 驕騰有如此... 萬

里可橫行

素練風霜起... 倉鷹為畫作殊... 獲身思狡

兔... 側耳似愁胡... 條鋏光堪摘... 何當擊凡鳥毛

血灑平蕪... 暫如臨邑至... 奉懷李貞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 歌馬高林間... 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暫遊阻詞伯... 却望懷青關... 貴賤

東藩駐卓蓋... 北渚凌清河... 濟南名士多

右此亭古... 雲山已發興... 玉佩仍當歌脩竹不

受暑交流空... 望河濟之交流... 蘊真愜所遇落日

將如何... 謂此亭韜藏真趣... 貴賤

俱物役從公... 難重過... 貴賤

天... 會... 難... 與... 公... 再... 獲... 過... 此... 甫... 所... 長... 借... 也...
此... 一... 會... 難... 與... 公... 再... 獲... 過... 此... 甫... 所... 長... 借... 也...

此

登歷下古城負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

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北海太守李邕

序唐李邕傳邕天室初為汲郡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

負外郎出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按此亭乃之芳所創是詩乃邕為之芳而作也

吾宗固神秀吾宗指真體物寫謀良美吾宗人稟神秀

其謀設創建此亭頗有長過人形制開古跡舊有此亭而之

甫有詩云海右曾冰延樂方謂重陰匝寒之氣排煩暑爽清

思可以歡引歡笑此其術也方乃術也神異經北方有曾冰方里

樂天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按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麓

壑即倭壑之接濟水者是也水氣在高興泊煩言之方以常道化

從謂陰涼之氣爽人也張茂求懷清典常言之方以常道化

一已

其惠永永不忘也詩維易坤卦含弘廣大老子出入見三光隱見一出一入皆憑高可

以望而見之漢班固漢書負郭喜粳稻稻屬稻稔也安時

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歌吉祥穀者民之司命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

康樂之時吉祥光于此故從而歌之也莊子太宗師篇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又人間出篇吉祥止止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太守李邕也

也是時乃邕唱之於前而甫和之於後也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解舍中

亭居鵲湖之比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言跡和臺觀舊

昏明異候也句如謝惠連詩行雲呈隱見是也氣溘海嶽深謂

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故以新亭也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堞徒協

城憑大岳襟帶滄海海嶽公聽訟棠之下後世思之而不志以為勿剪勿伐也芳宴此

垣也之方疏鵲湖種圓荷修飾堞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

時具

具今作俱謂時文也集于此也謝哀絲千古心絲一作

謂琴瑟之音哀怨也歷代詩話城發吳非六代觀今主稱壽尊客

感昔哀樂之情一寫之琴瑟而已禮記絲聲哀

稱本也言主人重客故李觥為壽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方年酬筵秩宴北林謂此亭居鵲湖

筵設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次不阻蓬華興得承梁甫吟

亭止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蓬華興得承梁甫吟

蓬華興凡人思鄉各為木止之音杜甫西人也令客山東無思鄉

之情然對食當飲必有所感傷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以為如之何

猶得燕為梁甫之吟不亦善乎齊略記載諸葛亮梁甫吟曰步出

齊東門遙望蕩陰里中有三墳二正相似借問誰家冢田疆古

洽氏力能蘇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一桃殺三士誰能為此

謀國相齊晏子余按晏子春秋曰景公畜士公孫接田開疆占冶子

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景公請去之乃使人觀之二桃令三子計

功而食公孫接曰一博特獨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

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

食桃而母與人同矣接桃而起古洽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龍嘴左驂

以入底柱之流治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九里得龍而殺之

左操馬尾右擊龍頭鶴躍而出津若治之功可以食桃

而母與人同矣二子取功不及而自殺古洽子亦自殺

與任城許主溥遊南池任城屬

一七八

歎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來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麥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看白露月令仲秋之遙

想舊青檀想一作憶臨詩九月授衣故公因白露降想青檀而

獻之徐曰青檀我家舊物可及置之羣盜驚焉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謂蕭何也梁日帝

王孫謂蕭衍也蘊藉為郎父東觀漢記桓榮

傳魁梧奇偉書詞華傾後輩傾倒也使後輩

酒誥經德秉哲詞華傾後輩見之皆傾倒也

宅相榮姻戚蕭兄乃南家從姑之子故有

孤為外家戚氏所養戚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常為外戚成

此宅相後為尚書郎此史李靈傳邢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

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屬

文外祖梁司空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也

兒董惠討

論方兒童時得蕭兄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言見知於蕭

兄已白幼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見知真自勿謀拙媿諸昆

戰後謀出每魏諸昆角
與肅乃世舅之昆仲也
謂光陰易失也
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
南恨衰老空想昔人無由
如中尹之致君為堯舜也

中散山陽鍛
鍛都玩切小台也山陽漢雋允州晉趙重為中散
大夫居山陽陳性絕巧而好鍛向秀為之佐相對
欣然勞若無人鍾會造
康康鍛不輟各見本傳
愚公野谷村
愚公谷在青州臨淄縣
問父老此為何谷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
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後隣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谷
寧紆長者
當時子美在充青之間自以為其居僻矣而蕭兄來顧之也或又
謂譏蕭兄之不來訪我也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
多長者
歸老任乾坤
言無求於人也

過宋貞外之問舊莊貞外季年執金吾見知
於代故有下句
按唐書之問弟之梯之遂為連州參
軍不言為執金吾宋之問集有溫泉
莊卧病詩多病臥茲嶺家寥倦
幽独頓首萬江山高枕長在月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
阿山阿也陽阿乃山之南河南郡
境界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
阮公詠懷詩云少出上東門北望自陽岑
狂道祗從入吟詩

許更過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
向一作看淹留問耆老之
義申在道來過為之絳
仁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待寂寞耳
更識將軍樹
將軍樹美金
吾也後漢馮
異傳異為人謹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拜樹下軍中另為大樹將軍
悲風日暮多
復悼金
吾之尸
死矣周車信麟趾殿校書和刘儀
同詩月落將軍樹風驚衛史烏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纖月新月也古樂府兩頭纖二月初生
鮑昭新月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月鈎
衣露淨

琴張暗水流花迎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古樂府
看書怯
獨看劍引盃長
看劍一作說劍一作煎茗因話錄徐
世長看劍飲酒酣舞劍在不知止
詩罷聞

吳詠扁舟意不忘
言其聞吳人之詩故
有扁舟五湖之趨
右此二篇莫可考姑因次之

此二

此二

此二

此二

此二

此二

雲衢俞成元德校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此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

五聖圖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按唐書天寶元年陳武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宅

遂發得之乃致玄元廟於天寧坊親享于新廟是歲又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老子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建紫極宮秋改譙郡紫微宮爲太清宮天寶八年上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大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加大

聖皇帝字海南志上清宮唐都老子廟也乾封中號玄元皇帝廟開元末廟北別建玄元觀後改曰上清宮宮

內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真容長安志引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

各致立元皇帝廟一所天寶元年九月改廟爲宮在西

京改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此詩當在天寶以前作也

配極玄都闕

廟

配極也極謂北極也闕開也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靈元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以名

憑高禁籞長

籞一作虛一作空漢書音義禁苑之籞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

守桃

嚴具禮周禮分官守祀注遠廟曰祀近主之所藏也**掌節鎮**

非常其節符節也掌所賜之符節以鎮重**碧瓦初寒外**琉璃為瓦也初寒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

金莖一氣旁金莖謂仙掌承露也一氣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柏梁臺銅柱承露仙人掌

山河扶繡戶言繪畫之麗也鮑昭行路難文窻繡戶垂羅幕**日月近雕梁**言

仙李盤根大李相李氏也元妙內篇經曰老君託從李母生李母无姓老君拍李木曰此為我姓本行

猗蘭李詩曰盤根植廟海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卷葉映三川

奕葉光室以老子為聖祖則自老子盤根而來至唐又如猗蘭之猗二為累世有光也或曰郭子橫洞真記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閣帝竟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雲霞來蔽

世家遺舊史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畫手看前輩吳**

德付今王封民間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

生遠擅場名畫記吳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以手揮毫必須酣飲

五聖聯龍衣聯晉作連屬談錄東都北城山有觀南有老

妙絕動宮牆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元出都二十餘方里地

千官列鴈行列一作引

免旒俱秀發旌旆朱景元畫

紅梨迥得霜言梨葉得霜而紅也

露井凍銀床銀床井欄也晉樂志淮南王薈後園鑿并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身退卑周室史記本

風箏吹玉柱言風揚奏樂之節也柳渾七夕詩清露下羅衣秋風吹玉柱

經傳拱漢皇河上公仕老子後序漢文帝時河上公

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迎之乃

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也

斷吳生畫東都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霄心奪造化居神品之上也

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也

即躍在虛空中帝即稽首禮謝公曰授老子通德經
向二卷曰余注是經千七百年凡傳二人連子凶矣
死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也
無何有
之鄉

龍門 韋沐東都記龍門号双關與大内對峙若天闕然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 謂驛道兩傍之木也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一十八里

氣色皇居近 皇居謂洛京也 金銀佛寺開 龍門山上有奉先寺佛地有金色世界銀

色世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 陳陸相閱征塗上

也生涯盡幾迴 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兵車行 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眾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託於段以刺玄宗也論語不以兵車晉仲之力也古曰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句不能使夫謂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尔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辭之遺无所留帶如雲行水行曲折溶洩不為聲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解語耳此行為唐玄宗作元宗承太宗米

斗三錢之後國家豐富後心一動遂貪邊功初用張九齡為相開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世吐蕃為患者元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麟麟 麟離珍切麟麟衆車聲也詩秦國風有車麟麟 馬蕭蕭 詩車攻篇蕭蕭馬鳴 行人弓箭

各在腰 役之人謂行 耶娘妻子走相送 古樂府云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咽

塵埃不見咸陽橋 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與行塵埃全

起故橋為之不見也 下園曰秦獻公元年城檫陽徙都之注今萬年

是也又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關徙都之 韋昭云秦所都武帝

更各渭城應劭云長安也按關中記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也 在

謂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各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 在

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 在 率衣頓足攔道哭 古東門行拔劍出門去兒女牽

衣啼前漢揚揮報 孫會宗書頓足起舞 哭聲直上干雲霄 北山移文于道旁過者

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點行者僕書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元宗數出兵故

至四十西營田 營田謂如漢趙充國戡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於農之意也 去時里正

與裹頭

里正即今保正蜀亂兵戈不止東川咸用老弱歸來頭

白還戍邊

還一作猶古者及丁方裹頭少年裹頭行役及歸來頭

皇開邊意未已

嚴助傳武帝好征君不聞漢家山東二

百州

杜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

荆縱有健婦把鋤犁

禾生隴畝無東西

耐苦戰

能善也謂秦人勇於攻戰也被驅不異犬與雞長

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

西卒

關一作隴一作如今縱得休還為隴西空關西指函縣官

云急索

一作縣官急索相者非也索色責切取也霍光傳縣租

稅從何出

唐置租庸調法租庸調三稅皆出於民

信知生男惡

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

比隣

小雅怡比其隣昏姻九云

君不見青海頭

按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歌舒翰

無人收

公言古者蓋託之以興也左氏傳吾收爾骨焉蔡文姬詩

新鬼煩冤舊鬼哭

左文公二年傳新鬼

天陰雨濕聲啾啾

聲一作悲青海軍迫近吐

賦拂帽煩冤

賦持戴煩冤琴

為廣漢太守先是

洛陽城南海陰雨常有哭声龍聞而疑其故使吏

賦持戴煩冤

賦持戴煩冤琴

賦拂帽煩冤

賦持戴煩冤琴

枯骨當世歸其仁今元宗曼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者不復收葬其
新舊之鬼或寃或哭或所依歸文王之仁為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
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為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北鬼以新舊
言之則知戰鬪相仍死者相繼踵也楚詞山鬼篇夜啾啾兮又夜鳴
雷填填兮
兩真真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謂歲除夜也詩唐更長燭明不可孤

與博塞為歡娛博塞一作賭博塞先代切字正作塞行棋也謂相

呼五白五白即今之骰子也左傳馬陵散邑石苞與孫皓書馬陵

肯成巢盧盧一作牟巢盧即今之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

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巢也石季龍伐涼威公重華用

謝文為將軍夜二梟鳴於牙中文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宋劉

毅字希深於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檀以還

不事此耳裕患之因授五木又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

黃李根等濟蒲誓之曰出云侍蒲有神若富

貴可期願得二鷹於是二擲不盧祖跌大叫英雄有時亦如此

邂逅豈即非良圖如劉毅慕容等皆一時英雄猶如此蒲博則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

百萬與儋同儋石一極也

志由此推之人之志量其已志已見於布衣窮時後卒大事无不如

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喻乎

祖跌不肯成巢盧也南史相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无儋石之儲博

蒲一擲百萬其卒大事何謂无成前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却

相之竹揚雄家无儋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嬰為儋石受二斛晉均

曰石斗石也明帝紀家廢儋石之儲注前漢書音義曰儋丁監切言

一斗之儲方言作儋云楚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郭景純注曰

所謂家无儋石之儲者也畢雅曰大鑿也字或作儋音丁甘切詩文

負荷也後漢宣秉无儋石之儲注今

丁儋人謂一石為一儋音丁監切

春日憶李白

下園曰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已來絕藻殊極沈

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一集律詩全少又嘗言與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集也况使東於聲律優故戲公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

白也詩無敵

宗更信字子山幼而清敏至春秋六十七齒金者伯文更新奇又云更信為中書舍人上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辭多鄙言累句當時成謂昭才不足不然也又云昭為臨海王參軍雪浪齋記云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公詩有是句蓋有幾也

飄然思不羣

清新更開府

俊逸鮑參軍

鮑參軍

渭北春天

渭北春天

何時一罇酒

沈約詩勿言一罇酒明日

重與細論文

重與細論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

土為山一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

窈窕其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嶽岑

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一簣功盈尺

簣土籠也書旅一三峯意出群望中疑在野

幽處欲生雲

慈竹春陰覆

香爐曉勢分

香爐曉勢分

佳氣日氤氳

佳氣日氤氳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日無伴獨相求

春日無伴獨相求

澗道餘寒歷冰雪

澗道餘寒歷冰雪

石門斜日到

石門斜日到

不貪夜識金銀氣

不貪夜識金銀氣

害朝看麋鹿遊

害朝看麋鹿遊

帝二年子田竹勢生白虎殿前時謂之香竹群臣作孝竹頌即南中子母竹也

王籍入若耶溪詩鳥鳴山更幽

象也史記天官書大水則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藏金玉之上遠皆有氣不可不察也鏡圖黃金之氣千萬斤以上光大如鏡盤也

遠于願切離也公言張氏全乘興杳然迷

身遠害於此去麋鹿同遊也

出處 用言不以出 對君疑是泛虛舟 虛舟以喻虛已以遊世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

之子時相見 之子時相見也詩王風 邀人晚興留靈潭鱣

發發 一作發發 春草鹿呦呦 鹿食

梨不外求 言實欲唯園果而已意勤不必豐美其物也廣志洛陽 杜酒偏勞勸 魏武樂府可以 張

前村山路險 古詩山路 歸醉每無愁 謂盜賊之險可慮

鄭駙馬宴洞中 唐書睿宗代國公主名華字惟純下

有鄭駙馬此臺甚高過鄭履文同飲詩繫白駙馬潛驩公

主家陰洞細煙霧 主家謂公 留客夏簾青琅玕 琅玕石之

謂簾之色有如琅玕之青也山前細煙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本

以丙為白蜃國中及于鬲國示雅西 化之美者有蜃與蜃之瑤琅玕焉 春酒盃濃琥珀薄 琥珀

火漿掬碧碼碯寒 碼碯石屬此

疑疑茅屋過江麓 疑疑茅屋 已入風磴雲端 磴道

自是秦樓壓鄭 自是秦樓壓鄭

聲珊珊 指公王之 時聞雜佩

李監宅 洪本作李監鐵趙使 按蓋在錄李令問開元

尚覺王孫貴 王孫謂上者之孫亦相尊 豪家意頗濃 耳聞

金孔雀

前漢劉賓國出孔雀中記石季倫作金銀鈿屈膝屏風

婚得隱繡芙蓉

齊而獨切繡也謂得刺繡芙蓉為荷花也崔顯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有神魚躍出即命作鱸一

巫皆編

開闔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魏志黃尚為司徒與司

叔元女時人謂曰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楚國先賢傳孫

李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大尉巨烏女時人謂曰叔元兩女俱乘龍

又新添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力映嬌燕入簷迴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此三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孔巢父字弱翁黃州人少力學隱徂徠山求王璘璠兵
江准以從事留之巢父則自遊道場敗知名後為潭州
刺史湖二觀分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行給事中御史
大夫使李懷光於前中遇害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輩同

二卷七

右祖徂山號竹林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巢父掉頭不肯住

莊子在宥篇慮蒙封爵

煙霧

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詩卷長留

天地間

詩一作書一作攜釣竿欲拂珊瑚樹

漁人常以網掛得之巢父亦善屬文賦詩有文集行于世號但來集

今遊江東以漁釣為樂故釣竿欲拂珊瑚樹准餘詩集留人間與天

大澤龍蛇遠

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叔虎之母

故云龍蛇遠也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惡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其子諫其丑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女女散族矣杜預注龍蛇喻奇

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也

草青春日暮此亭執別之時春已暮

矣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庭昏見野陰

指點虛無是征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

虛無謂神

仙之境樓臺殿閣皆變化而成巢父此行蓬萊仙人與織女各迴轉

雲車以邀之以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何患功不成乎

征路即所往之路也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經者小民尔而骨當
仙乃平知之故往其家告以要言又嚴青會稽人君貧常於山作炭
忽有一人與青語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故以此
書授汝盛弘之荆州記鵝羊山石皆成鵝羊形云昔有威少卿者年
十四五兄令牧羊見一老人謂曰汝有仙骨可相隨去市人謂
其兄兄至山見少卿送兄出問羊在否指謂石使令隨兄去

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一作我欲把富貴何如

草頭露一作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草頭露言不久

樂父名節諸公欲父留之奈樂父輕視富貴如草頭露是以謝病告
歸也按于寶搜神記挽歌詠有雜露蒿里一章言人命如薤上之露
易晞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蔡侯靜者意有餘靜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意有餘也清

夜置酒臨前除除庭也罷琴惆悵月照席按琴曲有別鶴操蔡侯罷琴惆悵

帳蓋惜別也幾歲寄我空中書空中書富貴謂書耳因謂樂父此別也幾歲年得有書以相達也

南尋禹穴見李白禹穴在今越州會稽山也李白時在會稽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是也括略曰會稽山有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曰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道

甫問信今何如今樂父遊江東尋見李白頃道甫問其安否耗致意之詞也按別本云樂父推頭不肯詳東將

三十八

入海隨煙霧書卷長入海隨煙霧書卷長與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欲把袂苦留君扁貴何如草頭露涼山大澤多龍蛇才繁草青春景暮仙人玉女迴雲車指點虛元引扁路若逢李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嘉樹傳志角弓詩

忘无放切遺也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左氏昭公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

樹韓子文言之武子曰伯敢不封殖此樹以无忘角弓賦也短褐衣霜入

布長襦也獨毛布也揚雄方言自閔而西謂襦為短者謂之短也

還丹日月長還丹謂九轉靈丹也九備備環然後成就服之可延日月然後成也神仙傳劉根

日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也未應乘興去晉書王徽之嘗居

連連時在剡便乘小舟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空有鹿門

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因興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期公自言无因乘興而行因興而反何必見安道邪空有鹿門

後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衣當作風

古古心迹

飲中八仙歌

夢弼謂此歌當分四章一章章五句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六句四章章五句如此讀之

則用韻不相重疊也或謂當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甲韻无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余恐不然也按范傳正李白墓碑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公此篇無裴范別有所稽邪

知章騎馬似乘船

越之人習玩於水皆能精於操舟亦若西

北之人迫近羌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船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用文刀所以戲之也公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鶴高則似白鳥也且越春秋越人水行山如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花落井水底眠

井者目井也醉人目井皆生花故曰眼花落井水底眠謂醉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蓋

眠乎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蓋謂是也且鴛詩夢中難言見終成眼花

帝憲本各成器眷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元宗有討平章氏之功成器懇遜儲位封為寧王薨謚曰懿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璣二歷太僕

卿天寶初加特進朝天子言朝天子也按唐史拾遺汝陽王璣嘗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禮六按出之璣謝罪曰臣以二斗壯膽不竟至此

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道逢麴車口流涎麴車載王璣詩又有贈特進汝陽郡王詩

王璣嗜酒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與下句移封酒泉皆非失事特託言之耳按魏文帝曰蒲柳醜酒甘於麴米逢之固足以流涎咽唾晉陸

歲百年歌自吾獨鏡口流涎白樂天詩恨不移封向酒泉

唯也言恨不移封酒泉亦以戲之也以其宗室受封汝陽矣猶以酒泉郡城下泉味如酒欲移封也見麴車而便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也

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其味如酒王子年拾遺記晉武時有二巨羊其馥嗜酒人呼為渴羌

擢為朝歌宰帝曰地有酒泉故使老氏左相日與費萬錢

不復呼渴馥辭封地也遷酒泉太守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

賞畫史公務庭无留事天寶元年以牛仙客為左丞相五載四月罷自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日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言曰

與費万錢者如何曾日食万錢謂每日之便如此也石林葉夢得云適之以天寶五載能相即貶死袁州而公天寶十載方以獻賦得

官疑非相與周旋者但能飲耳晉何曾為司徒性奢豪日食万錢猶云无下

飲如長鯨吸百川飲如長鯨言其飲之多乃所以戲也崔豹古今注鯨大魚也大者長

千里小者數丈故銜盃樂聖稱世賢世當作避傳寫誤也適之

銜盃此子美正用適之之詩話也夫酒有清有濁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賤人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仙客為尚書李林甫為丞相遂罷適

之政事故適之以退避賢路為拜所以諷牛李也適之金退避以酒自娛謂當世稱其賢不以酒荒而掩其大德也德頌先生於其捧

盃承糟街宗之瀟洒美少年李白詩酒唱和管月夜乘舟採

盃散醪

不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阮籍詩朝為美少年何遜詩長安美少年舉觴白眼

天言宗之以酒笑傲青天規造化如小兒耳晉阮籍字嗣宗性至孝

眼由是禮法皎如玉樹臨風前皎如玉樹言姿質如美丈夫也

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晉蘇軾蘇晉長齋繡佛前子元宗監

侯玄共坐時人謂之兼葭倚玉樹蘇晉蘇晉長齋繡佛前子元宗監

國所下制命多晉憲定是龍文館記譯大室積經時修文館靈藏用

蘇晉皆精通奧義或曰蘇晉字序譽術嘗得胡僧慧澄繡佛勒佛一

本晉室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志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蓋亦勒佛即今出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

之者故甫醉中往往愛逃禪逃禪謂逃去李白一斗詩白

有是句醉中往往愛逃禪逃禪謂逃去李白一斗詩白

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寶初客會稽

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嘗酒日与飲醉於

酒肆元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信人以

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嘗沉醉殿上引足天子呼來不

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宣城

上船船或作自稱臣是酒中仙醉也按范傳正李翰林新

碑元宗之白蓮池白不在宴帝歡既洽召白作序白已被酒於翰林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集有詩贈曰龍舟後棹晚蓋謂此耳或以蜀

人呼衫伶為船蜀方言無張旭三盃草聖傳此以張之比張旭

此說當以公贈白詩為證張旭三盃草聖傳此以張之比張旭

東寧府長史善草書每飲醉輒草書四叫狂走揮筆大叫以頭濡墨

水中乃下手解後自以為神自言始見公十誓夫爭道而得其意觀

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工楷文志曰

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學尤好草書字體法家之布帛必先

書而後練臨池草書水盡墨為世脫帽露頂王公前張旭時人

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脫帽露頂王公前張旭時人

為入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之也胡母輔之與謝鯤阮放畢

卓羊曼相尋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月阮逸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揮毫落

他人快不敢耳必我孟祖也遂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驚四遊

贈韋左丞承慶

贈韋左丞承慶

贈韋左丞承慶

贈韋左丞承慶

贈韋左丞承慶

唐史拾遺焦遂與白號為酒八仙口吃對客

天寶九載作范元實曰左丞或以為

見素或以為濟按濟傳思謙之孫子

次巴西詔兼左相今有上韋左相詩自注云見素此詩

高宗時為尚書左丞武后時同鳳閣蘭臺三品子承慶

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明侍郎承慶

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嗣立二子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

左轄頗虛位故唐六典左丞承掌管轄首事糾察憲章唐書

韋八座比於文官今年得舊儒皆以紀相門韋氏在經術

漢臣須臣一作官漢韋賢及子時議歸前列前烈前輩也指

天倫恨莫俱天倫兄弟也此錫原荒宿草韋嗣

鳳沼接身衢言累世為尚書也初嗣立代承慶為

我鳳皇池謂春賀我邸中書疑遂晉人比天上鳳皇池魏從中臺郎

草原根也草原根也鳳沼接身衢言累世為尚書也初嗣立代承慶為

拜官青瑣闥還望鳳皇池有客雖安命用自謂也莊子德充符

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嗣立二子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

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嗣立二子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

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嗣立二子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

若衰容豈壯夫揚子吾子篇雕蟲家人憂几杖几老者之

者之所倚以其老也故為家人之所甲子混沌塗左氏襄公二

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刑四百有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厚在從塗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柱位宅守歲

時天寶十年歲次辛卯公在京師族弟杜位宅守歲位乃李林父之婿也或謂當是九年庚寅

若衰容豈壯夫揚子吾子篇雕蟲家人憂几杖几老者之

者之所倚以其老也故為家人之所甲子混沌塗左氏襄公二

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刑四百有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厚在從塗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比儻

柱位宅守歲

時天寶十年歲次辛卯公在京師族弟杜位宅守歲位乃李林父之婿也或謂當是九年庚寅

守歲王叔原作蘇子瞻作咸謂阮咸也叔原引王

渾為友戌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我良久

然後出為渾曰共知語不如與向戎談按蘇子瞻與弟由詩有云

頭上春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蓋以戎為咸也余考之甫

集又有送相二別駕因示從弟位詩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老斑鬢

已如銀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叔盤已頌花晉劉琨妻

咸者亦未是疑是杜位小字阿戎也元日蘇轍

花頌曰吳穹周迴三朔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此靈葩爰采

獻聖容映之末壽於萬崔寔四民月令正月率妻擊上祭祀祔祿子

婦曾孫各上椒酒於家長指觴奉壽欣如也周處風土記正月盍

俗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栢頌椒花酒度信正日詩椒花逐頌來盍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公於天寶九年冬預朝獻明年奏三大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莊子養生篇

而無涯吾生也有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一首

范温以此詩為韋見素題雙以此詩為韋濟魯詩又謂

集又有上韋左丞相二十一首自系曰見素未知孰是若從

范氏趙氏說則此詩當題曰左相若從魯氏說則此詩

當題曰左丞按唐書濟本傳稱天寶中授尚書左丞見

素乃羨之子襲父爵彭城郡公天寶十二載拜武部尚

書代陳希烈為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從幸蜀次巴

西詔兼左相子調邦位至給事中孫觀為尚書左丞及

之杜甫生於春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

十有九歷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及四朝也天寶十年獻

三賦玄宗命宰相試以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寶十四

統袴不餓死
伯胡官切素絲也落苦故切頤衣也班固傳字班

儒冠多誤身
統袴謂貴遊子弟之服不餓死謂謫

好也東晉玄居釋擢客難用擗步紉袴之童東野垂白顛之叟

唱爵賞也然餓之義有一絕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不食

于首陽米薇而食不食周禮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身用蓋有激

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懷甲出戰皆寂寞不用以此

有曰儒術誠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勝儒儒又送楊判官曰儒衣山

猶且宿駁用以此時唯以人為儒為務得不認身乎記儒行篇冠章甫

冠之**文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文人尊長之稱相章文也賤子

故具陳其所以不遇之意也易師貞丈人吉前發單于曰爰天子我

禮表具陳烈啓**甫昔少年日**
作妙**早充觀國賓**
甫於開元

觀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破萬

識破其理如中讀曰君子有之道語大天下莫能敵語火天小莫能

破大抵入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甫所識

破乃卷之理縱橫妙用无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思也曹植

傳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魏文帝典論傳武仲下筆不能自休曹植

下筆成音孔文率表**賦料揚雄敵**
前漢揚雄傳先是司馬相如

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詩看王建親**
此說魏文帝詩令弟東阿

泉交獵何東長揚賦詩看王建親王建之詩但

親近於之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詩不若也**李邕求識面**

李邕江都人唐新書甫少貧不自振客各避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

往見之初邕冠冠冠冠李邕求見邕書橋曰汝閣不卷豈有假可窺未

幾因嗔怒問與篇了才如響騰嘆曰子且各家拜左拾費宋景劾張昌

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於手要路律昔期授以何西尉故此意
 寥寂不獲致君去澤民也隱論者隱逸之士也甫所不見於用舜西
 何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如林類之行歌拾穗必為隱論之徒非議矣
 昔孔子不遇見非於長沮桀溺晨門荷蓍之徒亦若此尔夢弼按列
 子天瑞篇林類年且百歲行歌拾穗張湛注古之隱者也後漢方術
 傳解奴辜張貂皆能隱論相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
 論頽延年詩立俗迂流試神仙
 恰隱論鮑昭詩孤賤長隱論
 騎驢三十載公有詩云迎日東風騎蹇駒旋呵援
 手凍粘鬚洛陽七限丹青半還有一夫不登得无王維遂作子美騎
 醉留詩舊集不載後集尚明騎駝入市背阮籍騎駝到郡任彦昇詩
 結歡三十載陶淵明
 明詩閑居三下載
 旅定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朝步遙切早也
 切擊也。鮑昭詩結交
 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炙之夜切肉也顏氏
 之下座以取羨孟公多之吞戴安道道猶漕之况尔曹乎
 到處潛

悲辛

白以文章待詔翰林後效逸不檢遂流落不用嘗為華陰令
 所辱令致對云曾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天子殺前尚書走馬華
 陰縣裏不許我騎駝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駝用既薛河西尉
 貧在京師自未報賦之前道公兄三十六年矣獻賦時年四十京華
 者言京師通繁華之地當春月相相逐逐繁絃脆管无如不有獨旅
 樓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之門整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為
 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盃冷炙誰能食之餘者香已埋酸柔肉曰炙冷多謂

三已二

宿灸也甫既貧賤糊口京師貴游薄之待
 我以殘盃與冷炙深使人暗地抱悲酸也
 主上頃見徵歛然欲

求伸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青真却垂翅
 踏踏無縱鱗

鄧切踏徒孟切失勢兒主
 獲又蟄志欲求伸當此之時謂得所施為遂上疏論房瑄不自罷不
 期貶華州司功謂如青天可以飛騰今反重憂已重可以縱擊今反
 踏踏蓋傷其得寐也矣海路踏踏與法王褒聖帝得賢臣頌亦若

大整 其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母於百家上張誦佳

向新竊效貢公喜

前漢王吉口字子陽吉貢禹為友世稱王陽
 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絕交論王陽登則

貢公喜空生逝而困子悲按集有
 曰徒懷貢公喜又曰貢喜音谷問
 難甘原憲貧 莊子讓王篇原

室茨以生草蓬戶甕牖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
 中紉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緋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无財謂之貧有財而無道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後巡而有愧色
 焉能心

快快

能一作知快於亮切不足也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
 公子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高帝紀心常快快信傳

居常鞅鞅頭師 祗是走跋跋
 跋七倫切跋
 今欲東入海即

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

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驛山太華西連
 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

塞連蜀東西數百
里亦曰中南
迴首清渭漢帝擬一飯報范曄傳一飯之德必償孔融傳一飯之養必報李固傳
感古人一飯之報
况懷辭大臣丈人大臣皆指韋文也韋文與南相厚善而知南為真率

韋文愛南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宰相前常稱誦其佳句故有拾遺之擢也此時喜得韋推引故效貢公之喜得王陽在位也今乃復見貶黜貧賤又如原憲誠使臣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快快於朝廷祗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韓信既諫為淮陰侯常快快不樂意在怨君南則不然踐踐奔走之狀山東蕪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南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南南既適東必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南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賦前心不忘君一飯之恩嘗欲如靈輶之報宣子况韋文

之知南豈止一飯乎其去之之義為如何耶
白鷗波浩蕩波或作沒非是蕩徒浪切浩蕩廣大兒南越志鷗水鷗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日風至乃去
萬里誰能馴馴松倫切從也韋文與南厚善其判別之情得無懷思乎雖然如是南之无官守言其進退縛綽然有餘裕直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奉留贈集賢院崔子一學士

昭代將垂老

昭明也代不世字洪太宗諱時天寶十載公年四十歲

途窮乃叫閭

言叫天子之閭而愬之也公時奏三大禮賦投延恩勳按唐百官志昭代天子之閭而愬之也公時奏三大禮賦投延恩勳按唐百官志

門下四甄東曰延恩懷材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公後進賦西嶽獻進鵬賦亦投延恩甄揚雄甘泉賦選巫咸方曰帝閭張衡思玄賦叫帝閭使關扉方

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公獻三賦而帝奇之公集有云在年

天老書題目按公獻賦之後帝命宰相召試文章夫老指宰相也論語稱輔象曰黃帝七輔

其一曰天老天老後天錄宋筠注天教也黃帝天老授置張衡應問曰師天老而友地曲注引帝王世紀曰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

台五聖配下台天老黃帝相也李白鳳皇臺置酒曰明主越義軒天老坐三台公試文初尉西河再命率府上西嶽賦曰臣杜陵諸生國

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試文章再降恩澤春官驗討論春官指禮部也公獻賦後召試文章于集

賢院而春官考之也按集有云集賢倚風遺鴉路鴉與鶴同倪歷切水鳥也

李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倚風遺鴉路歷切水鳥也

不由於科第以進身也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隨

水到龍門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南以喻因奏賦則點額曝腮也
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鷲雀喧寧一作堂無一作聞謂到龍門

而不過則猶蛟螭也遺鴉路而不青宜猶契闊連瀕洞
鷹不能翻尉不行及右補率府兵曹而已此公所以嘆也

術誠難起公莫是時武吏見偶而傷儒冠之誤身也家聲庶已存杜陵有南北杜

詩云名家異出故山多藥物故山指襄陽之岷山也公先本襄

杜陵人見是也勝槩憶桃源桃源在荆州陶淵明桃花源記晉

于杜陵襄陽至鼎州近三百里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者異之捨船復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

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

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

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遂不復得路欲

整還鄉旆甫既不見用遂有歸長懷禁掖垣懷謂思念集賢

也李士院在禁中禁中有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甫獻三

東西兩掖掖垣乃禁墻也出甫獻三禮賦甫獻三

出自一公常謬物述故有是句

醉時歌酒古人所禁唯天子燕者侯則曰不醉無歸竹

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贈廣文館學士鄭虔唐書

而已故曰醉時歌天寶九年國子監置廣文館學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

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鄭虔本傳玄宗愛其才欲

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

不知廣文館同何在許幸相幸相曰上增國子置廣文

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虔乃就職久之兩壞無令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

館自是遂廢在官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臺一作莊衮者衮

之甚也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二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

掌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二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

軻鐵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反接軸車也一日軻軻失志也楚辭七諫篇然軻軻而留滯軻或作坎車或從士又同

苦注不遇也名垂萬古知何用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辯非无才

杜陵野客人見也語得道則未也合度才過屈宋而又道

杜陵野客人見杜陵元帝紀在長安南五十里後漢志京兆杜陵杜預曰故唐杜氏也光武紀延岑破赤眉於杜陵注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万年縣東南公詩有云杜陵有云杜田有云少陵有云下杜其實皆杜陵也俗云城南韋士云天尺五言近京也杜陵有南北杜陵皆名家故公詩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是也

被褐短杜陵野客人見

窄鬢如絲一作空一作被褐短

日糴太倉五升米太一作泰日糴言无宿儲也太倉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曰食

時赴鄭老同襟期鄭老指度地

為襟期也貨志太倉之粟腐敗不可食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文二日宗武并妻共四口借口人食一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何

痛飲真吾師真一作直朋友

伯真伯真高

清夜沉沉動春興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

夜雨細如花也或以簷花為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

歌有鬼神言歌聲之

馬知饑死填溝壑左氏昭公十一年傳擠于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前漢

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

事而子雲識字終投閣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

收不請時雄投閣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

其故通劉棻嘗從雄學作高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

寔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晉陶淵明字元亮或云名潛字

寔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淵明為彭澤令郡遺督郵至縣

寔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淵明為彭澤令郡遺督郵至縣

寔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淵明為彭澤令郡遺督郵至縣

寔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淵明為彭澤令郡遺督郵至縣

更白應東帶見之潛之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
解山去縣乃賦扁夫來兮辭子謂先生指也如之燒才尚
且櫛器賣藥以揚雄之善奇字不免投閣自殺古人不遇如
是向獨我輩哉是以用勉度賦歸去來欲其奔官而去也
石田

茅屋荒蒼蒼吾儒術於我何有哉孔立盜盜路俱塵埃
不須聞此意慘怛楚楚亮切也生前相遇且嚼盃田

乃少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
貧尚有饒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效子雲仕於朝以速
閣之禍况儒術用武之際不足負其如孔子號為真儒終以不
遇老死于行盜路橫行天下膾炙人口其善惡金不同而死朽化
為塵埃則一入生天地間將名利皆不足慕要之歸終一死
生前相遇日以酒同遣適其他不足慘倉區々然以為憂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橋在万年縣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北山移文干谷口舊相得谷口鄭子真與王鳳

濠梁同見招濠梁以莊惠而喻用之陪廣文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然出遊從

平生為幽興為干未惜馬蹄送薛道行效今休

百頃風潭上干草夏木清草一丈重其食其志木干卑枝

低結子接葉暗巢鸞鮮嫩銀絲繪香斤碧澗羹翻疑

拖樓底徒可切晚飯越中行越地盛有斤魚行船中多

萬里戎王子趙子樂曰戎王子說者以為月支花名或曰本何

年別月支國也音支匈奴傳西胡強而月氏盛後漢西域傳大

使待空到趙子樂曰張騫使西域止移胡桃石種茵神農竟不
知補子樂曰言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農本草也或曰月支西域國
異花箱張騫之至博望神霜翻兼兩打開折漸離披

谷是魚
惜馬

舊作日宋玉九辯白露
下白草兮掃梧楸以離披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礙澗深沒馬水回也藤

蔓曲垂蛇一作藏詞賦工無益一作向山林跡未賒盡拈書

籍賣正作拈如兼切
以韻指取物也來問爾東家何將軍雖武人家藏書
其書也家語孔子東家丘也邴原傳曰原游季子諱叔孫枝曰君鄉里
鄭君字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
鄭君為東家丘以
僕為西家愚夫耶

剩水滄江破一作贖殘山碣石開殘山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
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山林

之樂分得滄江碣石之真趣也綠垂風折筭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

李義山詩十一季
彈冠銀甲不曾卸金魚換酒來一作盤阮孚為常侍以金貂
換酒帝有之使信賦金魚換酒興

移無洒掃色賣切掃素報
切又皆如字讀隨意坐蒼苔

風磴吹陰雪丁鄧切石
梯之道也雲門吼瀑泉薄報切又滿木
切瀑布水流也

酒醒思臥筆衣冷得裝綿得舊
作欲野老來看客言少有人到也河

魚不取錢言魚之
賤也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一作棘霜
似木名芙蓉春藕香本草草部白藕經
冬不死因謂而生

故晚添生菜美行生菜而得其實
春藕愈佳其美也陰益食單涼言蒲食由
於棘樹之

下陰益其涼也謂之
益則山中已涼矣野鶴清晨出山一
作至山精白日藏言地
僻也

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及
出書藏人書日不見聞其声千歲蟾蜍食之石林盤水府百里

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過古禾
切經也走馬定昆池明皇雜錄中宗幼女安
樂公主与長寧公主竟

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以
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自鑿定昆池廣袤數里
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池
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醉把青荷

葉青荷葉
不也狂遺白接籬白接籬巾也晉書山簡鎮襄陽每出游
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醉名之曰
醉名之曰

刺

船思郢客晉山濤詩刺船蓮花浦郢客思激遊

解水乞吳兒

乞立既切與也吳人善水南人謂北人為滄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此常語也

頗隨秦山即秦嶺在號州關鄉縣南周回三百里坐對秦山晚江湖興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絳衣挂蘿薛涼月白紛紛

幽意忽不愜謂欲歸也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住一作注水

回首白雲多一作雅花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

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顏延年知謝監詩朋好雲雨垂

重過何氏五首比二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東橋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言欲重過也

倒衣還命駕倒衣為問報而欲往急命駕也

高枕乃五屋廬王人九問故客至則安之若五屋廬也陶潛詩五亦愛五屋廬

花妥謂溪聲喧

鷺指蝶吐以切安也謂花枝也溪喧獺趁魚謂溪聲喧

有懶迹逐於魚也重來休沐地休沐言休息真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王彥輔曰詩人張詠與人樽山樽與樽皆前日所設樽在而樽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也

犬迎曾宿客鷓護落巢兒師古曰犬迎客鷓恐太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

雲薄翠微寺翠微寺正觀十二年

天清皇子陂十道志皇子陂在万年縣西南二十五里陂北原上有秦葬皇子塚故因以名之按集有

向來幽興極步履過東籬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如傳曰平臺在大

落日平臺上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如傳曰平臺在大

斜點筆置硯於石桐葉坐題詩題詩於桐葉之上也

蜻蜒立釣絲一作自逢自今幽興熟一作自逢

來往亦無期言平臺上也僻靜翡翠蜻蜒皆馴自

頗恠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鑲甲苔臥綠沉槍

甲言金縷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捨言綠沉謂以綠色之物沉味其柄也甲拋於兩槍目於舌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參也可知矣北史隋文帝賜張爾雅沉槍甲手白移蒲柳蒲柳揚也爾雅揚

到比應嘗宿相留可判年判年謂蹉跎暮容色楚辭騷甲故蹉跎蹉跎也

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言未嘗微祿歸山買薄年四十歲方奏三賦召試文章

戲贈鄭廣文 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全繫馬堂階下繫馬一作置非刈越石扶風歌醉

則騎馬歸別樂作即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輒醉時有兒日夕到載歸路無所知時一能騎馬倒若白接高

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作三坐客寒無擅擅請延切

三已九

書鄭虔傳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引杜南宣贈以詩曰才名三十載

之有清操為太常以竹賴有蘇司業作近時時與酒錢與

長所前怡然不以為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偽署後竄歸坐免官

故至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之甫集

有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謂此也

投哥舒開府翰三十韻

今代麒麟閣漢武帝獲白麟遂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宣帝并

何人第一功高祖論功行封君王自神武君王謂

傑女宗即位自負神武將開必境駕馭英雄之士以為將帥哥舒翰

論兵邁古

風先鋒百戰在略地兩隅空略地一作妙略二取也

何也曹制開府儀同三司者三公也從一品官也

麒麟閣漢武帝獲白麟遂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宣帝并

武之材摠覽英雄駕馭必英雄君能駕馭英雄

開府當朝

論兵邁古

風先鋒百戰在略地兩隅空略地一作妙略二取也

何也曹制開府儀同三司者三公也從一品官也

伐吐蕃也。翰嘗攻吐蕃石堡城，遂以赤嶺為西塞。青海無傳箭，胡人每起兵，以傳箭為

傳箭，以警其睡也。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无警也。翰嘗築

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築於龍駒島。而吐蕃不敢近，青州十三州

志臨羌縣西有卑禾海，謂之青海。天山早挂弓，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

連，令舞卑語然，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杜弓言休兵也。薛仁貴傳

將軍三箭定天山，壯上長歌入漢關。廉頗仍走敵，謂敵既走，

良廉頗也。更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魏絳已和戎，謂戎來求和，

伐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封信平君。感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傳，魏絳

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晉侯，

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晉侯，以樂晉侯，

之諧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每惜河隍棄，隍

乃河曲築隍，以備寇也。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居河隍江

嶺間，王忠嗣守河隍，為寇所敗，惜其棄之，已未收復也。新兼

節制通，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隍之入，守計十一載，春進封京國公

節度河西也。智謀垂覆瓿，方謀復河隍，而出入冠諸公，翰既建

復河隍，源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此言收復開拓之功也。按

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此所謂日月所臨，特低秦樹，乾坤所

包，特堯漢宮，胡人愁逐北，謂翰之感

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音義，師收曰：北按翰本傳，吐蕃侯積石軍麥

孰，咸來取，翰乃使王正誼得場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

攻焉，統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擊斃之。宛馬又從東，國名，謂胡

人，既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援以為喻，以美翰

三巴十

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音義，師收曰：北按翰本傳，吐蕃侯積石軍麥

孰，咸來取，翰乃使王正誼得場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

攻焉，統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擊斃之。宛馬又從東，國名，謂胡

人，既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援以為喻，以美翰

為言，非所謂真獻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受命邊沙遠，指河西，以翰嘗為河

西節，歸來御席同，言翰復河隍，功成，軒墀曾寵鶴，言翰之

如，翰公有乘軒之鶴也。左氏閔公二年傳，狄人伐魯，懿公好鶴，一有

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或者曰：

非為病也。言帝得翰，有如文王卜田而得呂望也。畋獵舊非

能，大公六韜，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焉，非龍非虎，非鹿非麋，茅土

加名數，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為壇，凡建諸

青土，他如其方色，加以白茅，授之，歸國，以方視，燹以黃土，宜以白茅

茅，取其紫黃，取王者，覆壽四方，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左氏

傳，名位不同。山河誓始終，漢高帝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

帝於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以存存愛及苗

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以存存愛及苗

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以存存愛及苗

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以存存愛及苗

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以存存愛及苗

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以存存愛及苗

亦不細矣策行遺戰伐實棄也言翰以計謀用契合動昭融昭

帝意合故能算動於帝也言帝之哲盜也翰之用謀與勲業青其上青其天也言翰立交

親氣槩中言翰以無義未為朱履客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

以珠工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已是白頭翁作見

甫自言未為翰之上客而頭已壯節初題柱甫自謂壯節有題

壯節初題柱柱之志成都記生涯獨轉蓬莊

壯節初題柱柱之志成都記生涯獨轉蓬莊

幾年春草歇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

今日暮途窮甫自吟其衰老也魏氏春

軍事留孫楚此言甫參

行

行

一作施

問識口蒙一作將軍拔口蒙

隨鄭常掌擊賊賊更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表雄自首承問言於孫蒙

防身一長劍一作聊亦倚空峒

將欲倚空峒空峒山在岷州之

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甫將欲倚劍空峒從翰守節鎮

也荆楚故事宋玉大言曰穹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長劍揚子五子篇劍可以愛身

防身有長劍一作腰間有

將欲倚空峒空峒山在岷州之

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甫將欲倚劍空峒從翰守節鎮

也荆楚故事宋玉大言曰穹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自作字
一作傳

問字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麗人行

今公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貴妃姊妹之徒以麗之
色而膺寵賞乎按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
妹竟飾車服各為一犢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
費不啻數十萬既成皆重而牛不能引因復上閣請乘
馬於是競須名馬以黃金為柄轅組綉為障泥共
會於國忠宅荆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

三月三日天氣新

上巳晉東晉曰周公成洛邑因流
水以泛觴後人相緣因為盛集
元中都人游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
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
長安水邊多麗人
韓詩章句鄭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
秉蘭枝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
長安古雍州地唐開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

之換元巳之辰男
女妓服絡繹繽紛
蹙金孔雀銀麒麟
繡一作畫古樂府云被
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
頭上何所有
羅敷行
古樂府
翠微
微一作為蓋一作為蓋婦人
作句蓋蓋烏台切蓋絲婦人

句集句巾

鬢邊花以翠羽鋪也范靖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

初穩稱身一作被一作襟皆非也 居業切之其輒切鄭玄

又曰初謂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也稱昌孕切宜也 予謂腰初即今之

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此皆形容麗人顏貌衣裳服飾之盛曲

盡其妙矣就中雲幕椒房親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華也 右

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蕃實之義詩

云椒拂之實蕃衍盈升以椒塗宮室亦取其溫暖辟除惡氣猶天子

朱泥殿上賜名大國號與秦號秦指貴妃之姊妹以長安志攷

曰川墀也號國乃八姨秦國乃大姨並承

恩出入紫駝之峰出翠金一作珍此言飲食之美至珍矣駝

宮掖味最美也西陽雜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

能為晚峯之王績遊北山賦暮翠金而出金精

素鱗後漢西域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傳奇集

秋犀筋厭飫久未下西陽雜俎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

犀筋晉何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

鑿刀縷切空紛綸一作坐縷切言切贈

山篇執其鴛刀以啓其毛注鴛刀刀有鴛鴦言割中節也正義曰鑿

即鈴也公羊傳鄭伯右執鴛刀注鴛刀宗廟割肉之刀鑿有和鋒有

獨其制一鸞在鋒聲中宮內二和在綴聲山角祉羽故先儒釋禮器

謂宗廟必有鸞肉自取其鸞鈴之聲宮內調而後斷割也西征賦饗

人饗切鸞刀若飛雁黃門飛鞚不動塵鞚口送切馬勒也謂鞚

刃密相羅羅乘飛謂中人之使者也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門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後

漢百官志小黃門關通中外及中官以下衆事又有黃門長中黃門

也明皇雜錄號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騮使小黃門為御紫

騮之峻捷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鮑照擬詩飛鞚越平陸御厨

絲絡送八珍絲絡一作駝驛用言天子寵子之隆也絲絡謂天

塵下句言送八珍乃知慎護天子所賜不敢有動搖也或謂尚膳貴

嚴繁故以羅綺絡繹護衛之也拉集有任在詩赤墀櫻桃枝隱映金

絲籠是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謂

淳熬淳母炮彫炮并擣珍清熬肝膏也

簫鼓哀吟感鬼神簫鼓一作管

潘岳金谷園詩簫管清且怨日宴

賓從雜還實要津賓從雜還實要津

也賓從雜還實要津

文帝與吳質書輿輪徐動宿從無聲劉向傳雜還衆賢古詩先務要

津後來鞍馬何逡巡

當軒下馬入錦茵軒一作道茵得也言

其氣勢洋洋然若無人也

揚花雪落覆白頰覆敷救切蓋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也此言觀宴

昔發發頭上花落恨藉漫地也或曰後漢孝文帝尊宣武靈皇后胡
先華為皇太后後前朝攝政淫亂幸揚白花以意言之則蘋為正而
揚花為邪言霞白蘋者欲掩其惡也此詩托意為刺楊氏作柳子厚
有揚白花詞云揚白花風吹度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江千
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
斷城鴉起蓋黃子美之詩意也
紅巾婦人之飾所以覆食者也青鳥飛去衙紅巾
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首棲息於北山
也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
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揖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
首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山北漢武故事七月七
日上於承華殿忽見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
朔曰西王母至
是文王母至
多手可執勢絕倫
近一作向炙手可執言勢極之重灼也丞相指揚國忠也貴妃用事
其兄國忠為丞相勢相薰炙中外觸之者即為齏粉故甫所以戒當
時士大夫無不為之切其黨以取禍害也按唐書國忠本博州人李
林甫為相盛氣驕凌百寮莫敢相可否又天寶故事國忠與魏國夫人
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時與魏國並入朝揮鞭走馬以為威儀衛路觀
者无不駭歎後漢桓帝時童謡曰春梁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鄉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
畢哥之季有道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內武威郡節

四七

度使哥舒翰表為左監軍兵曹參軍掌書記是時甫送
以此詩從翰入朝翰蓋表之於上前拜適左拾遺嶺山
亂適在翰守潼關翰敗適走行在適年五
十始留意為詩每篇出好事者輒傳之

崆峒小麥熟苦紅切嶺定紅切西方山也唐志安定郡保定
縣有崆峒山嶺史象宇記禹迹之內山名崆峒者

有三其一在節北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其一黃帝問道
之所則專主汝州梁縣翰先為隴西節度副大使天寶十一載兼河
西節度使破吐蕃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臨洮郡則此詩所謂
崆峒指翰所在也又寄適詩云主將取才了崆峒足凱歌其意蓋同
也又贈田判官詩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時蓋謂翰入奏也壯游詩云
崆峒殺氣黑則指明皇用兵牙隴此黃帝也史記黃帝代神農氏諸
侯有不從者從而伐之未嘗寧居東至海西至崆峒韋昭注在隴右
九域圖志岷州和政而有崆峒山按爾雅崆峒字又休空同漢相帝
時童謡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
當穫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主將焉用窮荒為寇玄宗遣哥舒翰鎮武威西北地寒時號小

麥孰是五月之時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天下安乎遂貪邊功
開拓土地致有吐蕃之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顯內兵使邊
民得收穫小麥是為生民之本請高適問主將哥舒翰何用窮荒之
地與師勞民俾民不得獲麥乎且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
不可以耕豈得其地果何益哉此甫以忠言諷之也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北公以鷹喻高

適也魏國志曰在因陳求徐州牧不得蔡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
待將軍壁如養馬當飽其肉不則墮人公曰不如知言譬如養鷹飢
則為用飽則揚去布意乃解晉載記慕容中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
兒鷹之為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得一免飢一鼠得一禽飽一雞
微其官使之發歎立功而後加以高爵重祿鷹不飢不肯則翅以隨
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哥舒翰往武威此必然之理也幽并二州
逼近羌戎其俗多游俠之士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
有似幽并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按曹子建白馬篇白馬飾金羈
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
兒山間傳幸觀問為強何如并州兒
辭唐時參軍薄尉受杖責也子按韓愈寄三季士詩云判司卑官
不其說未免極楚壘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答身
滿瘡乃知唐之參軍薄尉有罪即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明矣及觀
唐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吏有罪者五
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貶奏况參軍薄尉乎
音切又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今世穢穢子觸熱向人家集韻
如字觸熱向武威音戴耐不曉事也武威郡在漢故匈奴休屠
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北涼沮渠蒙並都
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摠管府大業初府廢在唐曰涼州羊
云一書記云一作言南問適今已僻極楚而為何官蓋適之行期
主當五月小麥熟時觸冒暑熱而向武威為喻掌書記

四卷一

也書記謂掌護兵符軍機露布之任也
所媿國士知賈誼傳豫子曰智伯以國
實不易知易以政反輕也范雎傳侯嬴謂信
更須慎其儀儀
作宜適既媿荷翰以國士禮與之結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為
易得當小心謹慎無恃材高驕傲於主將則為失人也諺云相識編
天下知能幾人故曰人不不易知古人於別離有財則贈之以財無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酣登吹臺為人豪放不檢甫恐彼疎脫於翰故
傳幕府省文書顏師古昔義曰莫府者以軍幕為
義古字通用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也
自可持旌麾
麾一作此行既特達足以尉所思一作亦足尉遠思大將行
幕為府以避風雨唐制從軍歲久者始得大都高適今在翰幕府為
書記十年間出領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豈非特達乎足以慰甫
懷思之情而
無所恨也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唐佐切又徒太切
成名遂亦多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傳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
甫既勉適以十年出幕府恐嫌於遲暮故復以老大言而尉之也古
梁府詩少壯不努力常恨結驩淺左氏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
方老大徒悲傷
結驩三十載各在天一涯謂彼此平日多間闕而少相驩會又
生死一交情

人

儀

一

廣

李

廣

廣

廣

廣

廣

廣

廣

如參與商辰安相得各居一方人之別不獲聚會也

安得不悲慘也按左氏昭公元年傳子產曰晉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關伯李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遷關伯于商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子實沈于大夏主參庚

人是因以服葦夏商故參為晉星蘇子卿詩昔為鶯與鶯今為參與

辰陸士衡詩形聲參商垂音自曠不違

鴻鵠吹一不得相追隨驚風者回颺也鴻鵠一卒千里陳勝云

虛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以鴻鵠喻商南以燕

雀自警也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阮嗣宗詠懷詩寧與燕雀翔不隨

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黃鹿翳沙漠念子何時歸乃邊郡與沙漠

相連風揚黃塵障翳人目豈宜且久居不知歸期當在何日也以句

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謂邊城無寇綽有餘暇卓寄我詩付

從軍征遐路討役東南夷陸士衡從軍行詩苦哉遠征人北戎長城阿

二千廿三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魯舊因寄高三十五

書記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按哥舒翰開府儀

同二司得自隴右府士希魯為都尉隴右隴右

四下四

蔡子勇成癖癖謂好著也如王濟有馬癖和嶠彎弓西射

胡射食亦切健兒寧聞死健兒一作男英雄記呂布謂曹姓曰鄉

陳琳詩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鬱鬱長城

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漢高紀謹守成身輕一鳥過槍

-5 175 35 895" data-label="Text">

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雲幕謂大將鋪設幕次如雲春城

-45 175 -5 895" data-label="Text">

赴上都赴一作入此言希魯隨翰以天寶十一載各馬頭金匱

-85 175 -45 895" data-label="Text">

模糊謂模糊或謂以駝載錦而入貢也咫尺雪山路雪一

-125 175 -85 895" data-label="Text">

歸飛西海隅西一作青謂希魯上公猶寵錫猶王

-165 175 -125 895" data-label="Text">

突將且前驅突將謂希魯當往為前驅

-205 175 -165 895" data-label="Text">

已固當少留于京也

岑非城宮六合二勝因令壯士突
 漢使黃河遠此以翰喻引事
 之詩蕭風伯也執公為王前驅
 前漢張騫傳自塞涼州白麥多此公記
 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
 涼州白麥多其地又
 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
 熱燄今宜其然也何謂
 以西白麥熟涼以其春種樹二時之氣故也
 地理志
 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者也
 因君問消
 自好在阮元瑜時哥舒翰節鎮涼州追慕士蔡子先歸二期正
 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存問之辭也
 按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將
 及平原侯植皆好交李蔡與北海徐幹字律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
 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璩字休璉東平劉植字公幹並相友善瑀本
 謀業於蔡邕建安中都助曹洪欲使瑀掌記瑀終不屈太祖辟為軍
 謀祭酒曲論一文曰今之文人魯國
 孔文季山陽王仲宣陳留阮元瑜也

崆峒使節上青霄趙子欒曰崆峒乃隴右之山名哥舒翰於天
 西都護辟梁田立為判官上青霄言入朝見天子也或曰哥舒為安
 青霄而直上雜字解
 河隴降王欵聖朝降胡江切服也欵納次
 此西巴五

贈田九判官梁立

宛馬搃肥春首荷宛於爰切國名首莫六切荷息六
 將軍只數漢嫖姚數所矩切切計
 京兆田郎早見招京兆田郎也
 陳留阮瑀誰爭長阮以
 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磨大將之所建麾下謂哥舒旌麾之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相然切鮮于復姓也鮑
 賢良復幾人王若之國號多

來降卒地
 納款也
 大死取出良馬而吐蕃一帶馬
 無不善者首荷所以飼馬耳
 此以霍將軍喻翰也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為票姚校尉服髮曰
 音飄搖顏師古曰嫖類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也荷悅漢紀
 字作票鷄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
 之字耳甫詩今作平聲蓋用從服音也
 瑀比田九也瑀為曹洪掌書記故以比田
 之為判官也餘見前篇好在阮元瑜注
 京兆田郎早見招
 端正入奏事靈帝曰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麾下賴君才
 賴田君之才與諸俊並入甫可无意而甘
 心於漁樵乎甫與田判官有以薦之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王國稱多士詩文王篇思皇
 賢良復幾人王若之國號多

幾異才應間出一作出世爽氣必殊倫謂其異之才間世而生

所以美乎鮮始見張京兆前漢張敞傳穎川太守黃霸始以治

于京兆者也宜居漢近臣謂鮮于以賢良而驊騮開道路喻

京兆尹鵬鷲離風塵謂力智切去也喻侯伯

會遇之榮也穆天子傳鵬鷲離風塵謂力智切去也喻侯伯

知何算文章實致身京兆尹古之侯伯也今鮮于曾中蘊畜

章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子標曰推其奮飛而晉擢徑

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輦轂脫略蟠溪釣尚書中

之下不可驕易而失身此戒之之辭也脫略蟠溪釣尚書中

其泥得玉璜操持郢匠斤此言鮮于之有斷也莊子徐无鬼

石斷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斷之雲霄今已逼鳳穴雛皆好

更誰親言必見擢用為三公一命袞故得稱袞也鳳穴雛皆好

此美鮮于之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

四已六

一冊將九雛吳龍門客又新言鮮于門下皆賢士也

題云鳳將雛漢曲名也龍門客又新後漢李膺字元禮拜司

隸校尉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以名自高唯以同郡義聲紛感

荀淑陳實為師友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義聲紛感

激言鮮于之義聲有似感激於人敗績自逡巡皆甫自謂也言

不獲進依托於鮮于也左莊公十一年傳凡敵大途遠欲何向

前日敗績賈誼過秦論力國之師遠巡而不敢進途遠欲何向

遠一作求主父偃謂日暮途遠喻人天高難重陳重備用切再

之哀老也甫以年老更欲何所自乎天高難重陳重備用切再

劉越石詩置勿重陳學詩猶孺子孺子一作子夏孺子謂

過小子之孝耳論語陽貨篇子曰小子何莫季夫鄉賦念嘉賓

詩八俗篇子曰起于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鄉賦念嘉賓

也詩鹿鳴燕群賢嘉賓也不得同冕錯正作鼉馳通切鼉倉

孝文帝二年詔李賢良文吁嗟後郊訛各乞通切訛時臻切姓

李賢良對策上策武帝於東堂會選問訛曰卿自以為如何訛對曰

李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措桂林一枝萬山片玉帝笑予謂此甫

言雖恭與鄉薦奈何不中第故嘆其不及乎冕錯郊訛也按明皇天

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對訛斥已建言

上皆草茅徒以狂言亂聖聽請委尚書省試問而無一中程者林甫

因賀上野無遺賢公此詩對訛罷歸公自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

有曰忤下考工第又見元結喻友
文其年公與元結皆自應詔而退
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

言時已過矣則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
明宮正殿曰含元
長安志唐西內大

天子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朔望紫宸日銜
蓬萊殿橫紫宸殿此章述常侍兩京記曰蓬萊殿紫宸北且隨諸

彥集方覲薄才伸
謂於集賢殿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彥集謂
翻凡利切幸也獻納謂獻三大禮賦帝詔侍

落筆中書堂也時李林甫
謂蕭只也
陰謀獨

秉鈞
秉鈞謂李林甫揚國忠也甫以上疏雪房瑄為當權所疾遂
見斥逐故有破膽陰謀之語詩節南山秉國之均均與鈞同

微生霑恩刻
微生甫
自謂也
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
公卿者

神仙之
丹青也
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
言契合在公卿之所又當
恩澤下流之時而反愁餓

早晚報平津
公以平津侯喻鮮于京兆尹也甫
以獨饑死為愁所頓者在鮮于京

北也按前漢公孫洪傳上李賢良洪為李自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
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
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寄高二十二書記適

四已十

歎息高生老新許口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按新唐書高生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
質自高每有篇出則好事者輒傳
適也輪為河西節度使收還高適
文才之士於幕府為掌書記也

崆峒足凱歌
崆峒龍右山名
凱歌皆適為之

聞君已朱紱
謂適已增爵秩也唐
志紱為四品服綵

且得慰蹉跎
是以慰甫渴
別之惜矣

寄高適 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
楚詞屈原
有招魂扁
詩名唯我共世事

與誰論北闕更新主
謂肅宗
即位也
南星落故園
謂南極老人星
以美適之壽也

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

秋雨歎三首 並平則 韻換

雨中百草秋爛死
時舌雨傷物蓋政淫
決明顏色鮮
洪之所致也詩有

風其涼正月繁霜雨无正風雨所飄搖之作皆刺時政不善也玄宗
初用張九齡開元之間治平後用李林甫揚國忠天下亂軍旅跋起

初用張九齡開元之間治平後用李林甫揚國忠天下亂軍旅跋起

故陰陽不和相雨若之百草爛死言害政傷物也史明佳蔬也食之能快去眼昏以元氣其明前九齡引忠諫詩謂其聰明去其昏蔽待林甫准用上九齡罷黜在下不以不用而憔悴其色故下指下明顯色鮮也

無數黃金錢 粟蒲枝花無數不以風雨而掃落前君子進惠難生龍門川澤間与石决明同功故有决明之號圖經云夏初生苗根帶紫色葉似首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其子作穗似青菜且而說也

涼風蕭蕭吹汝急 秋後時難獨立 凉風以警刻薄之小併陷九齡雖九齡獨立自守忠亦不免禍也故有吹汝急難獨立之語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 王羲之嘗言為國家憂而頭白也昔

三嗅馨香泣 書生用自謂也空白頭言為國家憂而頭白也昔

蘭風伏雨秋紛紛 舊作蘭風長雨王讀去声王荆公改作秋黃

四海八荒同一雲 莊子秋水篇積水時至

濁涇清渭何當分 辨也陰雨晦冥何水泛溢牛馬

木頭生耳黍 秦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

農夫田父無消息 役民

城中斛米換衾裯 王

長安布衣誰比數 數所矩切說文計也長安京城也唐始都長

地貴遊乘高車駕駟馬甫困於布衣
誰復有比數者言不得備數而巳
反鎖衡門守環堵
衡門謂
為指堵也孟子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棗繞其室以為守禦衡門
環堵也按詩陳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衡門橫木為門言
貧賤也按詩陳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衡門橫木為門言
淺陋也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坐而歌
者之室也坐而歌
老夫不出長蓬蒿
長蓬蒿兩切言貧者之屋
棘也按莊子庚桑楚篇與桑子曰五閭不至戶居環堵之室將鑿垣
牆而植蓬蒿也左氏昭公十六年傳斬艾蓬蒿而共處之趙岐三輔
決錄注張仲蔚隱身
稚子無憂走風雨
走讀曰奏調實路荆棘
不仕所居蓬蒿人
無能為國家憂慮但樂禍幸災而已稚子指安祿山揚中之妃養為義
子甫詩有曰稚子敲針作釣鉤是也詩人多以風雨譬患難如風雨
所飄搖之類柯山為將生事邊疆
雨聲颼颼催早寒
颼颼字正
非樂禍幸災而何故云走風雨也
胡鴈翅濕高飛難
作鴈兩聲催寒言寒之來有漸譬祿山之
叛謀漸著也顏延年秋胡詩秋至常早寒
胡鴈翅濕高飛難
以物取况也丈夫以道去就者鴈之比也祿山叛衣冠陷于胡者不
可勝數雖欲脫身南來勢有不可譬如鴈以兩翅翅濕而難於高飛
也古樂府詩願為雙
秋來未曾見白日
當是時玄宗幸蜀車駕
鵝鴨奮翅起高飛
民安吏治未見白日也沈氏云
沈氏云未見白日也沈氏云

四已九

此二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
瑤徵王琅琊王徽

今秋乃淫雨
春夏多雨水
秋冬多旱乾
此常理也當旱乾反為
淫雨乃陰氣淫洗臣侵君之象也亦雅久雨為淫

仲月來寒風
立秋之候涼風始至今於仲
月寒風早來陰陽不調寒暑
失節也

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
水氣在天為雲雲行則
雨施公詩云安得誅雲
師令羣木皆居水光下方家皆在雲氣中言水潦漲溢雲氣凝結以
喻天下之民咸墜於陰崖也趙子櫟曰此盛言苦雨之狀也乃家一
作斤象共見且既言万象則上不應言羣木也莊子雲氣
不待族而雨春秋元命包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

行潦
行潦流潦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
九里信不通
師古曰
乃九里不
悄悄素澹路
守韋堅引澹水開廣運漕西征賦西有
通之謂也

迢迢天漢東
水潦况礙是素澹之路天漢之東
湯井温谷
迢迢天漢東
水潦况礙是素澹之路天漢之東
湯井温谷

相逼使西有避水漢中郡琅邪郡皆在天漢之東南居西瑤寺微居
東時阻於崑山之亂人皆墊溺是以托蓬以兩寮而思漢中王瑤志
琅邪王徽也何晁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世隋天文志天津九星一
星不備謂梁道不通晉志曰天津橫天河中一日天漢天漢則中謂
橋之所畏安志於中謂橋引三輔黃圖曰願騰六尺馬馬一作
渭水貫都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願騰六尺馬
凡馬八尺已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騄六尺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字面
作超然懽笑同公字指瑤寺微也畫猶言以刀割開如披雲霧
君超然懽笑同觀青天是也南欲騰跨馬皆疾若飛鴻劃見二
公子面馬之同懽笑也然鴻乃高飛遠奔之物謂之孤征蓋以其群
飛則意猶詳緩孤飛則欲逐伴而急此乃述其懷思之情至切也
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胡在北越在南雖然如鳥之奮
促於樊籠而不得騁也詩云折柳樊圍樊籬籬也時兵革過天下動
則物礙无所適從真若局促樊籠之中者也前漢景帝曰局促如轆
下駒中長統曰人事可遣何為局促南史陽休之不樂與受久曰此官笑是青華但如吾真賞是樊籠矣
一飯四五起蓋傷罹亂之世人所不安居有如
嘉蔬沒溷濁嘉蔬沒溷濁
此也是詩之寄豈真為苦而作乎嘉蔬沒溷濁
密漆叢加疏所以養人
密漆叢泥塗有

終

君子困於時政之困時而失
鷹隼亦岳猛鷹隼戶切急疾

鳥鳶何所蒙鳥鳶小民之比也
式瞻北式瞻北

鄰居取適南巷翁兩潦阻礙所向不通
式瞻北式瞻北

知清與窮掛席釣川漲為
知清與窮掛席釣川漲為

采石花掛
席拾海月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集諸家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比二

上韋左相二十韻

見素襲父爵彭城郡公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從帝入蜀故巴西

詔兼左相封幽國公子調鄂位

鳳曆軒轅紀

替所以推日月星辰之數鳳知天時故軒轅以名

龍飛四十春

龍以喻君考之鳳曆玄宗即位至天寶十載見素以吏部侍郎除同中書門下平

八荒開壽域

一氣轉洪鈞

素為相調和一元之氣連轉洪鈞以陶成萬物遂使八方荒遠之民咸歸于仁壽之域也列子仲至篇遠在八荒之外前漢王吉願陸下為大臣述舊禮明王制風一出之民路之仁壽之域

丹青憶老臣

賢佐老臣正指見

遺風餘烈至今人思憶之故以傳說漢百為喻也按前漢趙充國神

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

之臣追美不國延召揚雄即充圖像而贊之大後漢胡廣傳蓋帝思
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曰郎蔡邕為其頌張綱隼
圖形用青應圖求駿馬此謂魯公而求其子果得見素之賢用以為
天竺紫野馬一驚代得麒麟代舊作世麒麟喻見素也張揖漢
正形法應圖書音義曰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驪
身牛犀狼蹄一角力法盛論伴記麒麟者毛之長
仁獸也牝曰麒麟牡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沙汰江河濁
蓋反言見素為相得以進退百官獎清廉而去貪濁也此
史新雄為尚書郎會沙汰郎官雄與羊琛等八人俱見留調和鼎

鼎新復諭為相也書高宗夢得說曰若作和羹尔惟
漢前漢韋賢字長孺召為博士進范叔已歸秦
張祿入秦一昭王說之拜盛業今如此
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

傳經固絕倫傳經者言昔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
也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
鄒魯諺曰遺了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無津豫樟大木也滄海百谷之所會也喻
見素宗枝之茂豫原之長有如此也

北斗司喉舌見素
宗蜀詔兼左相天寶中為兵部尚書故也按李固傳陛下之有尚
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此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

東方領播紳謂見素為相舉百官以求朝也按書
右漢郊祀志播紳弗道相如曰播紳先生之術

聽覆上星辰謂北經反聆也見
天寶五載為吏部侍郎平判皆

獨步才超古魏國志王粲字仲宣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
者可略而言若仲宣獨步於後南任助曰勳遂

餘波德照鄰一作餘陰照北鄰左氏德公三十三年傳彼及
古

聰明過管輅唐書天寶十五載是年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
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難在德禍應在刑昂者胡也祿

尺牘倒陳遵公以陳遵
見素必善書札惜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置傾服也按前

豈是池中物吳大周瑜傳昔書劉元海傳
版也長一尺因以名之

豈是池中物吳大周瑜傳昔書劉元海傳
版也長一尺因以名之

豈是池中物吳大周瑜傳昔書劉元海傳
版也長一尺因以名之

物由來席上珍禮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廟堂知至理風俗盡

還淳才傑俱登用書克曲端若時登庸注庸用也愚蒙但隱淪公自謂病肺不堪求

仕但隱倫山谷非若章公之才傑登用下雷堂能長卿多病久

侍風俗追還復古之俗也鮑照詩孤賤長隱倫子真索居頻公昔各切蕭索也公又以自比

馬相如字長卿疾免家居茂陵迴首驅流俗言與流俗驅馳不能脫去其累也子真居茂陵

吾雖羣索居久矣生涯似衆人言貧賤與編民等也莊子養生上節其生巫咸不

可問巫咸善知人貴賤壽夭甫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命莫肯扣問斯人而有覬覦之心也按書序伊陟贊于巫咸說文巫

祝也古者巫咸初作筮山海經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內有巫咸山巫咸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坐從此降淮南子軒轅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巫咸知天道明吉凶列子應帝王篇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列子鄒魯莫容身甫自言東西南北之人故有比於夫子

見之而心醉感激時將晚傷衰蒼茫

乎冊逐於魯前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豈足貴耶為公歌此曲涕淚在

五七二

衣巾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

奉寄此詩

今日西京椽西京謂漢也假漢以美唐漢制以曹官為椽如屋之椽言有所負荷也多除南省

郎甫自注府椽四人同日拜郎除權也言除舊而擢新也通家惟沈氏甫與沈家相通在

文幸年方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

賓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

僕有因書平願曰先君子與君先人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

融與君累世通謁帝似馮唐東美以晚年除郎故以比之馮唐

家眾莫不歎息詩律羣公問言東美長於詩羣清秋便寓直便

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之儒門舊史長此美東美也謂之舊史則東美乃史官沈既濟之胄也列宿頓

平声問也寓寄也直謂直舍也言東美受命之時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椽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乎散騎省輝光宿息被切星也後漢揚秉疏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

白郎位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
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日宴慰及私長
含情空抑揚谷求傳贊命之臣靡不
未暇中宴慰即亭云木末
司存

何所比論譚子罕篇
膳部默悽傷言沈文所存之司何所此
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貧賤無
此官故因沈文而追感也

禮同諸父長此尊之之辭以見沈文之
恩豈布衣志布衣甫自謂也言方以
天路牽騏驎雲臺引棟梁此甫有意於沈文為
徒

懷貢公喜劉孝標絕交論王陽
九日寄岑參詩人王文而譎諫觀甫此篇多託意於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如舊雨一作雨非
所向泥活活一作

思君令人瘦古詩思君
沉吟坐西軒一作
飲食錯昏晝飲一作
寸步曲

西一作西軒下曹褒傳沉吟專思

江頭難為一相就此所以稟岑參也岑應在曲江頭猶
吁嗟

乎蒼生乎一作呼非也詩窮
稼穡不可救書益相稷帶帝光天

安能誅雲師呂氏春秋
野號禽獸拊淫雨淋注則禽獸无所
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

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
紛披為誰秀此又言不見岑生也陶淵明雜
采采黃金花

性亦嗜醇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何由滿衣袖南史陶潛傳潛嘗九月九日无酒出宅邊菊叢邊

便就酌醉而後端

半以之王弘送酒至

奉贈太常張卿均

均一十韻 按唐書均張說之長子大守九載為

大理卿出為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遷太常卿均弟均尚明皇寧親公主陟翰林李士即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勝數時說在中書均亦供奉翰林均均俱能文兄弟並掌綸翰之任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也

方丈三韓外

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者其傳在渤海中後漢東夷傳韓

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皆古之辰國馬韓最大為辰王都月氏國天王二韓之地魏志二韓馬韓辰韓弁韓也晉東夷傳在帶方之南東

崑崙萬國西

崑崙公渾切崑崙昆切山名尚書孔氏傳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

地潤

天台嶽赤城霞起以建標

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

迥恩承雨露

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稟是山英靈之氣以生而供奉翰林去天子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弟均尚寧親公主時說為近也

軒冕羅天闕

天一作高天闕斥朝廷

琳琅識

以琳琅則識張鄉為介珪矣說文介珪大圭也禹貢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王名琅玕石而似珠尔雅釋地西北之美者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伶官詩必誦 此美張卿之為太常也伶官樂官也古者

夔樂典猶稽 又美其為太常也

健筆凌鸚鵡 後漢初衡傳江夏太守黃祖

錫鋒瑩鸚鵡 錫惠廉切鸚鵡杜

交于皆挺拔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

公望各端倪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

公望各端倪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

公望各端倪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

公望各端倪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

公望各端倪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

公望各端倪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崑崙崑崙之巖琳琅玕詩

莫傳 窻牖皆有 綺疎青瑣 謂刻為瑣文 以青飾之也 晉謝玄暉詩 既通金闈籍 亨衢照紫泥 易太

尺一板中 約署皇帝王子 年拾遺傳 浮沂匡廬 貢蘭金之泥 如紫磨 靈虬傳 文箭 此君幽

散霜蹄 莊子馬蹄 霜蹄馬 能事聞重譯 譯其益切 謂傳言也 言

亦重矣 矣前漢平帝紀 越 哀重譯 獻雉後 炭南 嘉謨 及遠黎 子

遊梁竟慘淒 甫初落 觀實道 越矣 本傳所謂 少不自振 客吳

適越 空顛躓 躓 利切 也 字与 靈 班序更何路

謬知終畫虎 甫自言 謬誤 所知而事之不 應 指 鈞 璜 溪

應 指 鈞 璜 溪 黃胡光切 說 文半壁也

樂人之樂 清濁无所失 父喪致客 數郡 畢至 吾愛之重之 不願汝曹

不得 陷為 天下 輕薄 子所 微分是 醯雞 醯 許山切 醯味也 甫自

如醯雞也 按莊子 田子方 著 孔子見老聃 孔子出 以見顏回 曰 丘之

於道也 其猶醯雞 故微夫子之 發吾 聖也 善不知 天地之 大全 注醯

雞 雞 屠中之 醯 蠃也 萍之無休日 譬其无定也 桃陰 想舊蹊

騰躍事仍 睽碧海 真難涉 青雲不可梯 至於騰躍之使 則仍 睽 如此

是猶涉 碧海 拂青雲之 難也 按十洲記 扶桑在 碧海之中也 一面万

里 碧海 若汗 与東海 等水 不燼 若正 作碧 色 謝靈運 登石門 詩 惜无

同懷 客共 登 青雲 梯 郭景純 游仙 顧深 慙 鍛鍊 鍛 都玩 切 治金

詩 靈溪 可 潛 然 安 事 登 雲 梯 我之深 而自 斯 其 才小 辱 提 携 張 卿 之 推 挽 也 檻 東 哀 猿

巧 其才也 淮南子 置 其 檻 中 則 与 狔 同 非 不 巧 捷 也 元 所 拜 其 能 斃 昭

時 陪 羽 獵 孝成 帝 時 羽 獵 而 揚 雄 應 指 鈞 璜 溪 黃胡光切 說 文半壁也

謂大公望以垂老見用於世... 下園又謂用意以己之陪羽... 比之也按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 玉璜刻曰周受命曰呂佑之檢... 溪之水釣其得玉璜十道志... 陽何鈞璜浦乃呂望所鈞璜... 也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按唐舊書諡皇帝長子璠... 封汝陽郡王位特進贈太... 子太師中書... 贈太子太師而不書特進失之蓋特... 進正二品而太子太師從一品也公集八哀詩又自贈... 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璠則知此詩之作... 乃在公哀詩未贈之先其為特進時也

特進羣公表
前張禹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 後... 朝廷所敬異者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 以加官表謂儀表也謝承後漢書黃香對秉為羣英之表... 乃在公哀詩未贈之先其為特進時也

夙德升
魏志邯鄲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所知... 人陳矯見曹仁歎曰將軍貴天人也... 竊言公公真天人也夙早也

霜蹄千里駿
莊子逍遙遊高鳴怒而飛其翼若... 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魏太祖謂... 武子馬蹄為馬蹄可以踐霜雪... 霜蹄千里駿

風翻九霄鵬
莊子逍遙遊北冥之野有扶搖而... 家千里駒... 風翻九霄鵬

求毫髮
言於孔无纖毫違背也左氏信公... 十二年傳服於有禮社遷之備也... 求毫髮

推忠忘寢興
推... 推忠忘寢興

作聖情常有眷
顏延年拜陵廟詩昭譙流聖情... 來浮蟻... 醴一作醞來或作求醴甘酒也... 則漢楚元王敬禮申公後... 烈誓香公八哀詩有贈汝陽王璠云... 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即此意也... 特立不羣也... 清關塵不染... 謂門下无雜賓也... 會稽典錄丁寬... 羣也... 中使

日相乘
謂天子遣使寵問也後漢張諒傳... 凡詔所徵求凡令西園... 騶約勃号曰中使吳志朱然傳中使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日相乘

晚節嬉遊簡
謂不以嬉遊為務也... 晚節嬉遊簡

平居孝義稱
後漢吳平士云君帝欲為... 原陵顯即陵起縣邑蒼... 平居孝義稱

飛鸞聳立章罷鳳
言其辭翰俱美也吳質與曹娥太... 子旒揭簾下筆鸞鳳之文奮矣... 飛鸞聳立章罷鳳

理通談笑
謂其談笑精... 通於妙理矣... 理通談笑

忘形向友朋
謂其待朋友... 无尔汝也... 忘形向友朋

寸長堪
謂其才長也... 寸長堪

精
謂其才長也... 精

一諾豈驕矜
謂其不自大也前漢李布傳布為... 任波有名辯士曹丘生與實長君... 善布諫長君勿与通及曹丘生欲... 請布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 一諾豈驕矜

繼綬
長或作賜非也繼去偏切繼古... 轉切繼綬... 繼綬

謂其不自大也
前漢李布傳布為任波有名辯士... 曹丘生與實長君... 善布諫長君勿与通及曹丘生欲... 請布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 謂其不自大也

善布諫長君
勿与通及曹丘生欲請布長君曰... 季將軍不說足下... 善布諫長君

杜遂行布果怒曹丘揖布曰楚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布乃大詭已忝歸曹

植甫与王心腹相知如即何知對李膺甫自謂對汝陽為李

膺密甫固在喬故言亦也招要恩要伊消切約也謝惠連崇重力難勝甫序初見璉時也晉象

披霧初歡夕甫序初見璉時也晉象高秋爽氣澄樽疊臨極浦廣字彦輔善談論約言

鏡見之瑩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謝宣城詩孤花月窮後漢志長沙郡益陽注荆

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此序汝陽招要崇重之恩歷

簷動玉壺冰此序汝陽招要崇重之恩歷嚴樓在百層陳

瓢飲惟三徑此下甫自言君貧厚宴遇也論語雍也

且持蠡測海且曾作謬蠡來也蚌屬東况把酒况蚌屬東

如澗此謂錫宴行觴也漏食陵切水名出齊國左昭公十二年傳

有肉如紙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季失曰鴻寶寧全祕

有酒如醴有肉如陵寡君中此為君代與亦中之鴻寶寧全祕

前漢劉向傳上復與神仙方得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謂淮南王有鴻

仙傳淮南王作內書二十篇中篇丹梯庶可陵

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謂淮南王有鴻

示人今雖無隱於甫使甫得以親近故也謝靈運詩淮王門有客

躡步際丹梯謝玄暉詩要欲追奇想即此陵丹梯謂淮南王有鴻

客方術之士數十人作內書外書數萬言終不媿孫登

比汝陽而不自媿於孫登也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終不媿孫登

皆皆親樂之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元言乎登曰子才多職

寡難乎免於今之出矣子元求乎果遭非命乃作此贖詩曰昔慙柳下今媿孫登

敬贈鄭諫議十韻鄭諫議名不得名必善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為天子諫官非不謂之顯達而

專美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皆言諫議詩筆之健思飄

之也皆言諫議詩筆之健思飄

雲外物思相更切情思也外一作動謂律中鬼神驚謂其詩

法度可以位鬼神也毫髮無遺恨公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皆如波

瀾獨老成謂其詩才浩翰而野人寧得所自此而下皆自

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真搜信客旌甫之客遊其搜

信客旌所指耳天築居仙縹緲縹緲切縹緲切縹緲切

仙縹緲食玉清涯旅食歲崢嶸耕切高峻兒鮑明遠奔鶴賦歲

崢嶸而使者求顏闔諭諫議遣使見招也莊子讓王篇魯君聞

使者求顏闔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幣先焉諸公厭

彌衡託黃祖此謂諸公之所厭也按後漢文苑傳衡字正平有

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去之後竟為祖所殺將期

一諾重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言於梁君見窮途

然諾歟使寸心傾謂傾向於諫議也歟許勿以君

笑宜憂阮步兵晉阮籍字嗣宗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古詩戚戚悠悠赴交河占詩悠悠二涉長道杜

亡命嬰禍羅謂赴交河之役有程期而逃亡其命則必有

君已富土境謂以宗中國開邊一何多

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戈戰也李陵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此言离家日久已習戰鬪骨肉

恩豈斷此之謂骨肉之親也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

手中挑青絲紫駟馬詩青絲懸玉登又宛轉青絲控

木蘭曲南

市脫轡頭

物故不可論紛窮能無慟

捷下萬仞岡仞一作丈左思賦依衣千仞岡俯身試塞旗塞起愛切取也曹子建詩仰手

捷飛猿俯身散馬蹄

磨刀鳴咽水辛氏二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水鳴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鳴咽水

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鮑昭東門行離聲斷客情又行子心

腸丈夫誓許國憤死復何有驚嘆也功名圖麒麟漢武帝獲

戰國當速朽文夫以身許國死何足恤况傷於離別乎此謂以義之意也宋司馬造石槩孔子曰死不如速朽

送徒既有長長丁丈功孟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遠戍亦有身成東隅切守邊

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足見其強壯人於戰豈所謂院以犯難民志其死者乎路

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决絕不復問苦辛國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二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無還者人人思亂此詩所以作也

一作錯

國一作骨

問一作同

為將之道甘苦與眾共之今將樂而士苦二樂之異如此豈隔河

善執循士卒者乎主帥信從軍詩軍中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見胡騎倏忽數百羣倏忽忽疾走也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祿山因忠為將暴虐尤甚然臣忠趨於貴妃之寵以宰相領劔南節

度未嘗為國立勳此南所以識其素賤也若備青少為奴僕後以子

天之故得為漢將故甫以比之也備青傳青少時父使牧羊

皆奴畜之有相善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彊周勃傳材官引彊孟康曰如今挽彊司馬也梁襄傳冀能挽彊注挽引彊用箭當

用長以言士卒各矜其能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賊一作寇以言士卒各致

其功也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

殺傷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者乃好大喜功之主則公之詩豈不益於教化乎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曾才登切積也前漢匈奴傳匈奴攻大原高祖自將兵擊之曾又雨

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陸士衛詩駟馬涉陰山陰山馬不前仰憑積

雪若俯涉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

堅冰淵 不可攀謂士卒北征築城堡於范陽暮望歸雲而不得與之南還是以嘆也周王褒短歌行无復漢地關山月唯存漠北劍

雲城

單于寇我壘

單時連切

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

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鍊劍鍊劍者干將之妻干將深劍金鐵之精未肯流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河中金鐵乃為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劍文陰曰鍊劍而作劍理列士傳曰問尺者謂眉間廣一尺也楚人干將鍊劍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必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鍊劍鑄此精為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鍊劍乃留雌而以雄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懷其雄也王大怒收鍊劍殺之眉間尺乃為父殺楚王公集有曰匣裏雌雄劍又曰雄劍鳴匣是也彼軍為我奔

彼軍為我奔

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城而麾之二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虜其名王歸

繫頸授轅門

係胡計切轅門以車轅為門也賈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司馬援首傳立表轅

潛身被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

一作十餘年

能無分寸功

玄宗窮兵適所以自焚故祿山乘隙一叛

被一作備

天下為之亂

眾人貴苟得

譏國忠之徒為國生事苟得辭位而可不戒哉

欲語羞雷同

羞一作羞謂賢人君子不肯貪功大

中原有闕

爭况我狄與戎

狄謂吐蕃也王制西方曰狄西北六狄

丈夫四方

志

射義系狐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為事

安可辭固窮

志宜奮志立功于四夷安可以固窮為辭而无志於功名也哉此特勇士之士志而非經世遠謀之士用於斯時寧可固窮不敢為國生事

雖无分寸之功其思於君可見矣論語君子固窮

比二

官定後戲贈時免河西尉為左衛率府兵曹

按明皇先天十載辛卯春正月乙酉朔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九日癸巳朝享太廟十日甲午有事于南郊公上三大礼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武文章為希烈克忌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兵曹公率府曹曹蓋未嘗視印也

不作河西尉凄凉為折腰

晉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東帶見之諸欵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參事卿由小人解印去賦歸去來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

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迴首向
風颺颺及遙切回風也謂頂微祿故无復有飛揚跋扈之意

贈李由

秋來相顧尚飄蓬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隨長風未就丹砂愧葛洪昔南

与李由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愧也按葛洪撰傳洪字稚川從祖父吳明季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鍊丹秘術悉得其法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水為勾漏令帝從之痛飲狂歌空度月飛揚跋扈

為誰雄跋扈与強梁指泰山以為乱也按後漢果與後暴茲甚實帝聰慧知與驕橫皆朝羣臣且與曰此跋扈將軍也此齊

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嘗有飛揚跋扈志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